

南京圖書館藏

會
大
自



南京圖書館藏



封面鉢印七方·皆濰縣陳介祉

所藏鉢印之巨者。見十鐘山房印舉
中。首一方乃王戎兵器四字，疑兵
器之飾。而陳氏誤收之。

燕大月刊四字·乃集唐開成石
經成之。

目次

哈蒲浩底社會思想	李安宅
漫畫	希彥
國際的經濟合作	王成瑚譯
兩漢幣制畧	費致俊
中國食物進化史	董文田
課餘偶誌之一	偶言
關於威廉杜爛	夏斧心
別燕雜詩	王桐齡
死之哲學	謝為杰
南鄉子	顧隨

杜甫戲爲六絕句研究大綱	李辰冬
虞美人	駱 等
階升法與徐志摩	鄭德坤
漫畫	啟 武
詩之片面談	楊蘊端
碧特麗思	韋叢蕪譯
共酌	春 明
初愛的眞	謝冰季
陳跡	曼 珂
梨皮	蕭秉乾
病中隨筆	巨 淵
最後的懺悔	田 泉

愛情的邏輯	夏丙吉
浣溪沙	靈華等
中秋憶舊	夢玉
題日記	歛君
黃昏的道上	夢夢
我的安慰	落漠
暮遊宛平	塵翰翔
心訴	忠惠
編後	編者

哈蒲浩底社會思想

李安宅



(一) 文化背景

英國由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八〇年，正是普遍地傾於個人主義的時候。個人主義一方面在國內將政府活動限制到最小限度，另一方面在國外主張自由貿易。斯賓塞是放任學說底先知，極力攻擊政府干涉社會過程的失當和愚拙，由着社會統計 (Social Statistics) 以至於人與國 (Man and Nation) 都是這樣。他將個人主義罩上自然科學的外衣；他也利用軍國主義與工業主義底敵對來作用他底證據，以爲自然演化的過程已將放任主義作了近代工業底引導原則。密勒約論比較不甚極端，只是過渡力量；他已有了社會主義的色彩，以爲社會效用是目的；爲着社會效用，個人犧牲自己，該是絕頂義務；他以爲信賴政府去制裁財富的分配，許是達到社會效用所必需的事體。文學方面底影響也很顯然，因爲加萊爾 (Carlyle) 與羅斯金 (Ruskin) 已經放棄了隨意所行

』的教義，而在提倡指導與統計底需要了；他們主張智者秉政，即以軍則來統整社會，都無不可。

一八八〇的時候，放任主義（在內在外，政府都以不干涉為無上義務的宣示）似乎已經過去。這不只因文人，事實也不利於放任主義。一八七〇以後，英國政府已經切實注重教育；在當時尚須再伸勢力，也是時勢迫不得已的事。在一八八〇年葛林（T.H.Green）正在牛津講授政治義務原理，主張國家必要除去妨害公民自由道德發展的一切障礙。一八八〇年以後，英國不久就輸入了社會主義：銀德滿（Hyndman）派的革命論者提倡階級戰爭，建立整個社會主義的政府；費邊（Fabian）派的修正論者則主張逐漸推移，採取浸潤一切階級的方法；兩者都在督迫社會去制裁經濟生活。一八八四年投票權的大擴充致得舊派人物大為驚恐；斯賓塞注意保障個人，不使為國家所侵略，梅恩（Maine）則在平民政府裡對於民治進漲表示悲觀。

理論與實事似乎都使國家內政範圍擴大的當兒，來了『帝國主義的反動』，也似阻止了全盤的過程。不過，所說的『反動』也許不是事實，因為實際對於國家擴大她底干涉範圍，並不受阻止；干涉是在進展的，不過不在內部而在外部罷了。一八八四年到一九〇三年幅圍很大

的地域（主要在非洲，其次在亞洲）加入了英帝國版圖；同時通行的政治理想，也在提倡「白種人底担負」。這種風氣，自非英國專有，看看法德當日的情形，就知道是普遍歐陸的帝國運動。推其原因，除掉經濟動機以外，在思想上就是獨尊的國家主義——那種「各國國民都信自國底文明是唯一的文明」的國家主義。

集產主義 (Collectivism) 既已提高國府底勢力：國家主義乃走進來得到收穫。所以放任主義底一端（不涉外政，息兵謀和）是無論如何已在一八八〇年以後不久就消滅了。在一八七〇年即行登台的，相互爲助的政策到一九〇三以後便完全勝利：我們不管哪一黨是在提倡保護，哪一黨又在主張社會改良；我們所知道的是，兩黨在內政上都是干涉論者，在外交上雖有五十步與百步的不同，也多少都是干涉論者。所以一八六四年左右的一般聲調與一九一四年左右的一般聲調，顯然大異（大概說，就是一八八〇以前與一八八〇以後這兩輩子底不同）。在一八六四年，不信國家的是正統，信仰政府管事的是異端；到一九一四年則正統是信任國家，異端是漫遊於無政府主義裡。最近英國底思想，不管是麥蒂蘭 (Milland) 表現於法律的，或工團主義者 (Syndicalists) 與行會社會主義者表現於社會經濟的，都在提倡

羣體 (groups) 底獨立地位。近代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反對政府底過分干涉，已不像黑伯爾 (Auberon Herbert) 或當尼掃 (Wordsworth Donisthorpe) 那樣為個人利益而提倡放任主義 (Let Be)；乃是提倡有組織的羣體——特別是職業團或行會——了。不過，不久又起了反動，反對內政與外交的干涉主義，那就是何伯生 (Hobson) 與哈蒲浩 這些自由主義 (Liberalism) 者了；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總結斯賓塞以後的英國思想，可在生物學，經濟學，法學，心理學，歷史等各方面的影響裡見到。經濟方面，斯密亞丹與李嘉多這些經典學派已將放任主義弄成教條；反對這些的，不管是國家保護論的李斯特 (List) 派，或國際社會主義的馬克斯派，都將國家干涉行動擴大範圍。生物學方面，也有兩派矛盾的思想：斯賓塞因將生物學機體與優勝劣敗等觀念弄得普遍，但在社會機體裡的個人反被辯護了無上自由；較後的遺傳觀念，則使優生學者提倡國家帮着天擇去淘汰劣種。法學方面，我們每易想到是有守舊影響的；但主張社會契約說以打破歷來王權神授之觀念的正是法學。麥蒂蘭步武爾爾克 (Gierke) 發表了不少關於真正人格和國家以內的團體也有天然權利等等利於工業組合的論調。心理學方面，自法國的塔德

(Tarde) 發揮了『模仿』，『社會邏輯』等伏在法律背後的過程而後，英國學者麥克盧獨 (Mac Dougal) 與瓦拉斯 (G. Wallas) 都以心理學作為開發社會現象之寶藏的鑰匙。歷史方面，在歷史方法底引用上也同樣鼓舞了因果關係底尋求，拋却暫時的演繹假定。麥恩而後，人類學家更以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加強他所起始的工作。『社會契約說』是要解說政府之重要的。當麥恩證明歷史是事件底相次，並非來自契約，而是走到契約時的，候並未推翻，舊的社會契約說（以上均見十一，中國：1-23）

(1) 附註：本文（中國）數字係指末頁所引參攷書 號數，阿拉伯數字係指該書底頁數，羅馬數字係指章數。

(二) 哈氏事蹟

哈浦浩 (Leonard Trelawny Hohhouse) 是一八六四年降生的，父 (Ven Reginald Hohhouse) 為 Trelawny 的副主教，屬英國教會，母 (Caroline) 為 Trelawny 勳爵底女子，出身於富貴而有冒險性的家庭，稍帶凱爾特 (Celtic) 族的特質，哈氏以小地主的貴族為家庭環境，由童年渡到成年的時候，頗不容納其父在宗教上的嚴格見解，然在心靈中已經浸潤了不少超自

然力的信仰，後來著了發展與志向發揮普遍協和的道理，都與幼年的宗教訓育有關。在一八九一年娶哈德文 (G. B. Hadwen) 之女娜拉 (Nora) (死於一九二四) 爲配。哈氏在牛津與以前修業時，都表現了智力的天才，在Marlborough 學院時，他是該院高才生第六名；在預科有那種成熟的選伴是不可多得的。對於希臘拉丁的文學與歷史，造詣頗深。及至牛津，則於哲學，歷史，當時興起的社會運動等，都有深切趣意；這是正當黑格爾底影響日漸消沉的時候。

二十三歲(一八八七)在牛津底墨爾頓 (Merton) 學院作研究生，二十六歲(一八九〇)在基督會 (Corpus Christi) 學院作助教，三十歲(一八九四)則作研究員。基督會學院是鉅大重要的學術機關，我們是要知道的。同時，他在社會事業上的熱心，使他在牛津左近有了組織農業工人的嘗試，不爲牛津底傳統保守主義所歡迎。

在此時期，有兩種勢力引着哈氏向兩方面走。一方面他在牛津的地位已很好，家庭生活已很舒適，對他興趣很穩的學術研究，頗屬相宜。另一方面，牛津已經離開真實社會，對於社會運動不關心，但這也是哈氏必要盡力的地方。所以他底世界似乎分裂，他渴望政治與社會改良這等較大範圍的活動。他底思潮兩端，可在此時的兩本著作裡見到，那就是：勞工

運動（一八九三）與知識論（一八九六）。

青年哈蒲浩底欲念衝突恰好得到快樂的解決。曼切斯托守護（Guardian）報底編輯斯

克特（C.P.Scott）是他底舊同學，邀他去爲那個開明高尚的報紙寫文章。在五年多事的時期中（1897—1902），他是該報重要社論作者底一員。

他到曼切斯托（Manchester）去是一八九七年，年三十三歲。當時南非事件日囂塵上，二
年以後即有布爾（Boer）戰役底發生。一方面拿着守護報作喉舌，一方面又是當地思想領袖
之一，他在戰役終止與爲布爾人鼓吹公義的和平上，極其盡力。

布爾戰役的時候，哈氏底姐姐愛彌萊（Emily Hobhouse）在反對戰事底繼續上居着領袖地
位。哈氏底朋友以爲早期幾年他在社會運動上頗受乃姐影響，所以他的活動是爲打算了解乃
弟之發展的人所不可忽視的。愛彌萊親身調查南非行營監獄底情形，回國而後，集會演說，
反對英國底政策，並募賑款。雖被政府所阻，她底活動並未停止；戰役而後，創立工藝學校
，教育南非底布爾人。知道這種情形，對於哈氏在一九〇四年出版的民治與反動，見他怎樣
猛烈地抗議英國帝國主義與布爾戰役，才有新的認識。

哈氏底特點就是社會活動與學術研究同時並進。在他努力新聞事業的時候，他並不會離開學術世界。在曼切斯托居住的時候，他是歐文斯學院底社會學教授，現已改名曼切斯托大學。一九〇一年出版的演化裡的心也在此期完成。

由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五年，任爲自由行業組合(Free trade Union)底書記。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他又作了在倫敦出版的論壇(*Tribune*)報底編輯。該報雖屬不久於世，但在發表左派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言論上，很賣力氣；當喬治羅易德(Hoad George)尙在早年激烈時期，對於該報以立法爲工具去剷除社會罪惡的運動，也是大體幫助的。在此段落裡，哈氏繼續努力，以求老年卹金，勞資公判團，土地改革，軍費縮減之類的事實底實現。在一九〇七出版演化裡的道德那年，他到倫敦大學底經濟學院(School of Economics)裡作社會學教授。身體雖然不好，學術担負雖然很重，他依然作了好多公共事業，他作過七八個勞資公判團(Trade Boards)底主席。

哈氏早年得到適當發展機會，是頗可注意的。他入了適當學校，學了適當學科，得到牛津底大學獎金與研究獎金。然又具有靈敏的心靈，反應於所生世界裡的重要變遷，則無怪乎

結果驚人。

哈氏在一九一三年得到名譽文學博士學位。在一九一九年得到法學博士學位。除了常在心理 (Mind)、國際倫理學報等雜誌，常有文字外，關於社會學的重要著作有：

Morals in Evolution, 1906

Social Evolution and Political Theory, 1911

Metaphys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1918

The Rational Good, 1921

Elements of Social Justice, 1922

Social Development, 1924

Liberalism, ?

現在(一九二九)的住址是：15 Berkeley Place, Wimpoleton, s.w. 19. (以上見八，31—24)

○(三)社會思想

！社會學方法論

在嚴格意義之下的社會學，哈蒲浩教授認為是研究組成人類社會關係與互動之結構底性

質與條件的科學。社會學的研究，也要包括生物學，心理學，經濟學，地理學等類的研究，但並不是將這些科學與人類問題有關的部份都穿插起來就算了事；乃是要將社會生活的全體給以其體而綜合的解述。所以它所注意的不是社會演化裡物理，心理，生理等因子底本身，而是這些因子在實際社會全體上所有的互動關係。社會哲學不與社會學一樣的地方，是因為它除了旁的事情以外，注意價值及理性目的被倫理學闡發而後在實際社會變遷與社會演化上的實用。狹義的社會學雖不注意價值，但不能全將價值攆到它底領域以外，因為衝動與意向，觀念與理想，本身就在社會變遷底條件之內；價值也可，而且必須，加以歷史的研究，藉以決定它們底發生，它們底運用或影響底狀態，雖然這等研究是與它們底極致或權威不生關係的。一個全稱的社會學，倘若幾於亞理士多德叫作政治學的科學，必要包括狹義的社會學（那就是社會生活之性質與條件底實際研究）與社會哲學。然在起初，分清事實問題與價值問題，是很重要的；在這一方面，却是哈浦浩教授底長處，因為他實際分開了這兩方面。然他究竟也將兩面綜合起來；他底工具便是發展這概念。「發展」既可當作歷史的實事來研究，也可當作倫理的價值來研究，科學方法是用非倫理的標準來關聯社會變遷底各方面，有如生

裡研究發展那樣。倫理方法則這麼建立發展途徑，加以衡量，看牠是否合乎價值底標準。哈氏底論旨是：完美的發展是要包含人類志向之一致協和的完成的，所以也要滿足理性目的底需要（六，XIII-XII）。

發展底科學研究

科學研究在這裡包括兩件事，第一（甲），根據許多社會學研究所收集的材料，哈氏製出一種叫作社會形態學的東西。社會形態學（Social Morphology）者，就是對於制度，政府，法理，家庭等形式，智，德，美等傳統，以及宗教，倫理系統，科學，藝術等加以分類（二，118）。在形態學的工作上，如欲總計社會制度，觀念，信仰等全體社會生活上的影響，哈氏定了四項標準度量，那就是社會在（子）範圍（丑）效能，（寅）自由，（卯）相互關係上的發展（六，78）。在某項標準上進步，也許在他項標準上並不進步；一般進步以後，方向更許互換（如家族社會之相互關係頗好，效能與範圍則不好；及到專制社會，效能與範圍都增進了，相互關係與自由反受阻遏。所以發現了社會演進的過程，非以直線前進（二，118）。

○完美的組織，是要包括四項進步的。第二（乙），他由形態學渡到發展。這種工作，要將

形態學已經類分成就的制度排列起來。哈氏先將文化發展分成若干級段，再看某項制度是否某項級段裡的特點或優制形式。在劃分文化級段的時候，他將智力進步當作評判標準，那就是衡量影響人生與其環境的制裁能力到了什麼程度。推廣來說，問題就是：知識發展與被範圍，效能，自由，相互關係等標準所測量的制度發展，兩者之間，是否相關。

當他分析文化底級段，先將人生粗分兩等：(甲)一個是依賴天然的時期，(乙)一個是文明時期。兩者唯一的分界，就是能否應用文字和金屬。研究(甲)第一期取用的範疇，是根據求食方法，以及輔助該法之在居落，食著，什器，武器，工商等事上的注意。這可列表如次

(1. 39—40)...

- (甲) 初級獵人——以採食爲生，沒有堅實的住所，沒有紡織或陶器；除狗以外，沒有家畜。
- (乙) 高級獵人——以真正的漁獵爲生，上述手藝已有雛形。
- (丙) 初級農耕——與漁獵採集相存並用，並未放棄游牧習慣，因爲地力是要用盡即棄的。
- (丁) 中級農耕——以農耕爲主要而規律的食品供給。
- (戊) 高級農耕——農耕以外，已有其他工藝和實業底發展，通商也爲供給生活必需品的規

律媒介。常有大批家畜且有牛耕的時候，就是高級農耕。

牧畜，一部份可以看成農耕底替身，一部份可以看成農耕底輔助。牧畜也分兩級：

(己) 初級牧畜——完全沒有農耕

(庚) 高級牧畜——農耕在大體上是有的，只是不佔重要地位；工商已很發展，此期頗可與

高級農耕佔在同一水平界上。

實際情形，並不這樣劃然，這些絕非各種經濟時期底次序，不過用來作為類別實已見知的民族而已。若將這種範疇另行參錯一些，尙較近於發展道路，雖說也非實際前進的普通道路；哈氏實際排比的就是：(甲) 初級獵人，(乙) 高級獵人，(丙) 初級農耕，(丁) 初級牧畜，(戊) 中級農耕，(己) 高級牧畜，(庚) 高級農耕 (六，251)。

第一期末心智以衝動與感情為主要地位，思想不能判然。這在巫術，有生觀 (animati^onis)，有靈觀 (animism) 等行動上可以看出。

第一期以後，(乙) 第二期已是文明時期，戰勝天然的能力已大，不能再以前期的範疇。

這期，哈氏見到以次的不同 (一，41-2)。

(甲)古代東方雛形科學 (proto-science) 期——系統的知識已有雛形，如在巴比倫，埃及，古代中國所粗具的算數，幾何，天文，化學，醫藥。

(乙)後代東方思考期——公歷紀元前八世紀與五世紀之間，中國對於倫理與政治的思考，排拉斯坦對於宗教與倫理的思考，印度對於人生究竟的思考。

(丙)希臘批評思想期——對於知識全體加以思考。因將思想本身底基礎加以批評，所以才有哲學；因將習得知識分成門類，各種門類，都加深造，所以才有真正科學。

(丁)近代世界實驗創造期——希臘思想藉着阿拉伯文化傳到中世紀的歐洲，乃有近世哲學與科學底發展。

若在社會組織與制度方面觀察演化經過的途程，我們見着三大原則(一，43-6)：

(甲)宗親原則 (Principle of Kinship) 那就是血統·宗親，婚嫁等繫結。由着這些繫結，產出族黨 (Clan) 與部落 (Tribe)；這又可分二類：

(1) 母系族

(2) 父系族

二類之間都有複式家室，同時既是族黨又是家庭。

(乙)權威原則(Principle of Authority)，產出專制政府：

(1)個人獨裁

(2)封建王制

(3)擴大帝國

(丙)公民原則(Principle of Citizenship)，根據公共福利與個人權利；又分

(1)城市國

(2)領土國

若將不同的制度形式與相當的知識發展兩相比較，則在起初見到組織在範圍與效能上的擴展，犧牲了自由與交互關係。政府底性質是威權的，社會的分化是以服從為依據的。嗣後範圍與效能更擴大，服從也更加緊。到了思考期與批評期，自由政府才有起始；雖在實行上普遍的協調未能作到，在理論上已有精神統一的理想。及到實驗創作期，不但範圍與效能大見增加，就是自由與交互關係底質素也有普遍全世之具體化的萌芽，那就是對於個人自由，

政治自由，與道德普遍觀之真實綜合的嘗試。這麼一來，歷史底檢討就暗示給我們知識與制度是有相關進展的。哈氏對於這等相關進展的假說，以為那是表現了人心勢力之逐漸增加的。

○3 發展底倫理研究

(甲) 行動底根源 (註) 衝動，與推理相反，似乎支配着人的行動。這種見解，是有心理學的分析為根據的，因為所謂的「推理」背後，實有衝動底表現。不過，理知而無衝動固然沒有效用，衝動而無理知也要盲目；理知質素，並非純然是附生的 (derivative)，實有理知底根源。所以若將實用推理看成反於全體衝動的東西，乃是謬見；因為，實際，理知是因制定衝動底目的而起始的。理知一發達，衝動便起變化，我們所要知道的問題是：在衝動變化的過程上，理知居着甚麼地位？

(乙) 衝動與制裁 (註) 單純衝動是要演化的，並不等於感情。感情底作用在乎指導衝動去適應於生活條件。衝動而有目的底預期，就是欲望；衝動而有包羅的目的，含着許多相關的欲望，便是決心 (Volition)；優制一切生活以赴目的的衝動，便是意志 (Will)。故意志是許多衝動所組織的系統，以感情為依靠。由此可見，制裁原則非由外致，而是衝動感情之系統以

內的東西；所以實用理性若有出處的話，出處就在這裡。

(註)：關於心理與社會心理上的思想，詳於附錄；爲着本文清醒起見，現不多錄。

(丙)理性的 所謂理性判斷，第一要一致，第二要有根據，第三要客觀；客觀底標準，就一致與有根據爲斷。尋求根據就要走到特殊和普遍兩種當前的判斷。不過特殊的當前判斷，不必一定真實，要以交互關係爲實証。普遍的當前判斷，也有交互關係的需要，因爲已成的判斷不是一勞永逸的，必以某項已知真理爲判斷。所謂交互關係者，就是旁徵博引，用推想的一致，來建設普遍的關係。所以在認識上的理性，便是在普遍關係裡使判斷時刻有着交互作用以得真理的努力。

(丁)好的 在選擇究竟的目的時，到底有沒有理性呢？到底有沒有理性的好呢？一般說起來，好不是感情與努力底協和(互相推動)，就是感情與消極經驗(例如觀察旁人行爲的經驗)底協和。大體上說，愉快是協和裡的感情，痛苦是不愉快裡的感情，所以「這是好的」這類判斷所說的事實，是經驗與感情之間的關係。對全體來說，兩者之一都可叫作好的。

(戊)理性的好 理性的好，一定要是許多志向底一致方案，在所交互的普遍關係裡，免掉

主觀的破壞。所以它得包含一個兩元的協和，那就是感情與感情底協和，感情與經驗底協和。在較偏狹的見解之下，也有內部一致的協和，但理性是有普遍性的，所以一切心靈底全稱世界必要成功一個單一方方案為滿足。這種方案所根據的權威是：組成它的多數判斷，形成一個合乎理性的系統，成功一個不以個人意見為依據的實體。它底心理勢力是推理所致成的衝動感情底組織。至於它所成功的實體，基礎就是一切心靈底交互關係。衝動感情底多數質素，演化於生存條件之下，有着本能的型式。走向協和的衝動是理性的，雖未達到至善，而在繼續地改正自己。

(己)實現的好 協和包含衝動底修正(衝動不相能，即被修正)，而以人格底發展和社會原理底發展為依據。發展就是前進的協和；協和底成熟形式可以看成生活全體之成就裏的快樂。這個說法，不與個人心靈需要大於自己的具象這原理不相容，因為已如上面所說，個人心靈在理性影響之下是與個人以外的共同目標相一致的。

(庚)社會協和 己被承認的道德制度既含不合理性的質素，怎使理性原則與之發生關係呢？不同的趣意，除非互相衝突以外，必要加以保留。當有衝突的時候，則以生活全體底一致為

測驗。在發展理性制度上，可以引用三種法則：第一，該制度要能實行；第二，若非實行該項制度所必需，不要加以任何抑制；第三，必要公允。這些方法是要實現協和的民治的。不過民治所包含的問題，乃是怎樣得到尋常人之意志底有效表現。民治所有的多數統治的原則，現為不可闕少的壞處。不過這個壞處可以容忍的程度，要以有否真正社會為斷；倘若社會之間起了深切的分別像現在國與國的關係那樣，就非可以容忍了。真正民治底實現，就是社會和協底實現。這樣的實現，固屬不易，然並不是沒有可能。哈氏底意思是：「較好」是「最好」底最大仇敵。只要努力全稱的社會發展，就可辦到那步田地，因為社會本身是有這種可能的。他在總論社會發展的時候（六，342-343）告訴我們說：「這裏所說的社會發展，是領域更大的過程裏一個真實部份……人心勝過原本限制的時候，就發展成真正單體……這個單體是有真正機體性質的，可以保持並且發展個人完美勢力底組成分子，因為究竟志向由着理性發展而日漸明晰以後，就要成就一個人生底協和。這樣的協和，不是毀壞，乃是完成一切不致互相殘傷互相阻障那些可以完成的質素。以後進展級段裡一切片面志向和粗初衝動都在這個目的裡去找標準，去找根據。這個目的不是區區人心底目的，乃是整個心靈底本身（Mind

with capital letter)：求達這個目的的時候，社會演化底特殊部份是單體底建立——問題條件所需要的範圍與精神要怎樣，就怎樣建立。應付這些條件，須將很相反的質素綜合起來。努力這樣偉大的工作，其中必有許多失敗，甚且破壞片面的成功，本是無可奇怪的事。但在每件努力背後，都有整個心靈底活躍衝動，保證它底成功，驅策它底完成；心靈與限人條件之恆常奮搏便是一切發展的秘訣。」

在這一點上，哈氏頗有等於中國『仁者人也』的觀念處，他說（一，357—358）：『人』這個雙關意義，一方面指着人類全體，一方面指着人心底仁，用在國際主義底分析上，非徒意義雙關而已。兩項意義實屬關係密切，因為根據我們每人心中所有的仁，我們才能真正屬於人類全體社會的人；兩項意義，正是近代倫理觀念所活動的兩端。設若我們打算用一句話來總結我們所已提綱的全體過程，我們可說那是實現這種兩項意義的人（仁與人類）的過程。」

綜合到了這個地步，不用我們說，哈目氏已就很清楚，他已走到倫理學與玄學底共同領域。在社會學底領域以內，不便深究形而上的玄學題，他乃間指出他底假定是甚麼（二，83

他不假定

生命是本來就好的

生氣充足底本身是可欲的

無論怎樣得到的快樂都好

人心量能底完滿實現就是

人生目的

一切社會生活都是好的；

社會發展就是日變於好

但他假定

對於人的好要在某種生命裏去尋求，不在生命之否定裏去尋求。

他事相等的時候，較完足的生活是在大體較為可欲的。

某種快樂是好的；最少，困苦總是壞的。

某種實現是在美滿人生裏的真實質素。

完全屬於社會的生活（完全實現人底社會量能的生活）是好的；

我們若將社會發展這名詞看成代表這樣人生成就的簡單方式

，發展便是好的。

(四) 社會問題

哈浦浩教授在當代實際問題上，尚有兩點可以注意：（甲）一是對於理想派國家理論的攻擊，（乙）一是對於生物派社會理論與社會優生學的攻擊。（甲）關於第一點，他說政治道德，不是超然道德。政府是手段，不是玄學論者所說那樣成了目的。國家底好壞，一面要看她為

國民造了多少幸福，另面要看她爲全人類有了甚麼貢獻；不似文學論者那樣，以爲她是道德價值底唯一守護。主權的國家，在民治主義底眼光看來，已要坍台，終究必爲世界社會所制服；在玄學底眼光看來，乃是人類組織底無上成就。哈氏說：『人作的事，最好的與最壞的，都用一個宗教底名義。有人以爲，只有超自然的宗教會引錯路。我們時代底歷史則告訴我們說，人不再信上帝的時候，就將自己造成能力，演化，種族，國家，政府等類的小神靈。假着這些神靈底名義，他們血澤大陸，有人也就獻身作性』（以上均見三，134—137）。（2）

關於第二點，他以爲生物學派靠不住的地方有三點。第一，他們底理論不合邏輯，因按他們底說法，主張生存競爭下去，以爲互助是進步底仇敵，則一切有組織的生活（這是要靠互助的）都不可能了。然而歷史的事實乃是越進步的越有組織。第二，生物派的論者沒給社會進步舉出標準；這樣標準，得向社會哲學裏去尋求。第三，他們以爲這樣標準不能運用，所以沒有需要；這話是不對的，因爲佔據世界的是能合作的人，成功的是能互助的人（以上見二，22—27）。不過，生物派放棄了個人競爭，換了方式，採取羣體競爭。所以哈氏又有兩點批評。第一，歷史底教訓是羣體越來越大的（家，族，國，世界），一切限制牠的都難永久。第

二，羣體道德的理想是矛盾的。在應付一種羣體必要破壞倫理原則，而在應付另種體却能保存那種原則，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戰爭便是好例，常破毀人也要破毀自己底東西（以上見二，25—27）。他攻擊社會優生運動，因為那是含有二項未從証實的假定的運動。第一，他們以為自己有了社會優點底真正觀念，可以決定某種應該培養，某種應該拔除。第二，他們以為自己有了遺傳律底全盤知識。所以他要追問他們：你們免除某種缺陷，是不是真正知道沒有同時去掉了勝過這項缺陷的有益社會的質性呢？你們一定知道科學不會去掉你們所認的缺憾嗎？兩個問題完全答復以後，你們取締缺陷的方法是不是反乎文明底傳統呢？（二，41）

（四）餘論

哈蒲浩教授較近政治的思想，多在社會演化與政治學（二），自由主義（七），與形而上學的國家論（三）三書裏。他將（三），理性的好（四），社會公理要義（五），和社會發展（六）算為他底整個的社會學原理。至於他於社會學上入手的途徑，可以說是在演化裏的道德（一）一書中將撒木訥（Sumner）所分析的材料加以更有系統更屬深入的評論。雖說所取的材料並不限於撒木訥，而包括很多很多人類學的作品，如傅雷茲爾（Frazer），毛爾根（Morgan），泰勒（Ty

lor)，魏斯特馬可（Westermarck）等底作品。（一）可以說是科學的人事研究，（四）是抽繹出來的倫理系統。（五）是將（四）應用在實際社會上的推論。（六）是（一），（四），（五）底綜合。

總結他底大意（九）：進步在乎一個倫理秩序的實現。這個倫理秩序，不以合乎自然程序爲斷；所要問的乃是：牠是否給人的努力一個合乎理性而前後一致的指導。社會的改進，與其說來自種族的改進，無寧說來自社會的努力。優生學者應該證明我們知道向着甚麼標準去生殖並怎樣生殖，以達該項標準；他們尙難這麼證明之先，不該冒然去作限制或取締某項品性的事。

誠如加特爾所說（八，132），哈氏底「著作必要垂久，成爲偉大知力和偉大努力在溝通社會哲學與社會科學間之隔的紀念碑」，因爲他在倫理學上的貢獻真正不小。

哈氏很易受到兩種評批要：一個要說他引用比較方法來立社會演化的學說是不可靠的（加特爾即屢次這麼說）；一個說文化接觸是近步底要因，哈氏所有的社會範疇，不是必要經過的。不過，哈氏並不會說他所分析的諸級段在各種民族裏都是相同的。他底形態學的分類，一點也不是年代的順序，不過用來藉以分析社會制度底因子且以建立文化演進與心理發展

之間的關聯而已。因此，第一點不成問題。至於第二點，也難破壞兩者之間所流行的關聯問題。

按哈氏已於本年六月二十一日死於法國腦脊笛 (Normandy) 的阿稜松 (Alençon) ，享年六十四歲。關於他底整個學術之很簡鍊的撮要，可參攷 *Journal of Phycological Studies* 第四卷十六期 (一九二九十月) 裡 Morris Ginsberg 所寫的 *Leonard Trevelyan Hobhouse* —— 一九二九，十一，二十二，校後記 ——

(未完)



佛面虎爪其不能
見信也圓實



國際的經濟合作

王成瑚譯

戰爭這東西對於新的經濟制度底產生構成了一切強固而有力的障礙。經濟的元素，反過來說，也是激起戰爭的主要原因。現存的產業制度底改變於是就要依賴着國際的進步而成爲永久和平底先要。

大量的物質底財源被戰爭毀滅了。歐洲大戰對於各交戰國底有形的財產損失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總數，平均四年之久，每天要損失一千二百萬金元，生命力底儲藏全部消耗盡了，債台堆將起來真有山那樣的高。當時美國政府每年的開支差不多百分之八十花在戰費上，而在其他各國也有這同樣驚人的比例。在各國軍隊中，軍士們荒費了的人力底價值不能少值於五萬萬金元，這就是說；這些人民底精力是全都給誤用了。還有，整萬整萬的人命未到老年就送入了墳墓，許多許多的壯年都是殘缺地生活着，把負擔拉下給自己，遺下給社會。營養的

不足和疾病的散布使無數人羣底體質的生命力陷落于虧損之境。并且戰時顯著的蹂躪摧殘了全體人類底道德心。同時也減低了產業的效率。

將來第二次世界戰爭底經濟損失的結果一定更爲可怕。戰鬪的兵器更要精銳，破壞力亦將更加強烈。陸海空軍所賜予的劫掠將僅僅只能算是整個經濟損失底一個小小的零數。生產進步底裂縫和國際貿易底青黃不接也因之將更形擴大。

經濟的勢力是國際爭鬪的最大因子，這是誰都知道的。此後，生貨，市場，商路，投資區以及其他一切財政上贏利的來源底管理權之競爭比以前更要趨於嚴重。戰爭底單位將於形體上迅速地展大，互相依賴的程度定急突地增高，因而經濟獨立底不可能性亦將更顯明確。無論任何國家今後必充分地工業化；他們應知一切都是以全世界底經濟事業爲轉移的。

經濟競爭底尖利化是被所謂國家主義底原理與義憤所加重。人類中盛行的政治機關已經在國家底界線上築起了各個堅實的牆壁。猜疑，恐懼和嫉妬從普遍的意義上講是業已有系統地養成了。這種思想一經散佈，所以國家底權力用各種必需的手段，即便是引起戰爭，也必要維持到一定的限度。以決鬪方法取得榮耀底觀念在各民族中還有有力的根源，各地人民，

抵如若能夠抗他國加予的侮辱，還是仍盼望犧牲自己的生命與財產。

國家用以維護主權，增進私益，保持威信的政策有：殖民地，被保護國，受讓區，勢力範圍，租界，移民區，獨享權，托辣斯和卡太耳，保護金，特殊權，關稅，出口稅，生產限制，港口封鎖，抵制，絕交，恐嚇，外交壓迫，軍力封閉，武力干涉和戰爭。彼此都懼怕爲這些上述政策所具有的利益被人奪去，加多了他人財富的接濟，而置自身生活底根基于危地。這也就是爲什麼國家要盡力地保持她自己認爲必需的軍器底製造，和爲什麼帝國主義要在這時候如此跋扈的最要理由。國家主義與工業主義已經造成了軍閥主義與帝國主義，牠們在過去的聯合戰線中，曾經挑起了好幾次的戰爭；除非現存的工業關係上發生了猛烈的變化，牠們在將來也必定是仍然如此繼續着下去的。

現在的世界各國比之我們（美國）革命戰爭時末期的十三洲是多有經濟的互賴。國際的經濟合作到現在是無論如何不可少的，好如以後我們需要國際間的其他組織一樣。商業在範圍上是擴張到了全世界，同時國家都能企圖于一切不適宜的經濟問題底解決。某一國生產的景

數對於他國底物價很有影響。某一國底財政壓迫能使萬千里外的地方發生紊亂。某一國底盛強能增加自己的購買力，同時也就是增加別國底出口量。全人類的生活程度可以藉着完善的方法和各國在這方面不斷的合作能夠作實際地提高。

任何國底一種重要的必需條件是各國應具有一種會議討論的習慣。除非各種民族誠心地展開他們底視線，從各方面來注意某一個共同的問題，是決不會有什麼有效的合作的。英國人專想着「爲歐洲人作想着」，或者紐約城里底公民專想着「爲美洲人作想」，那是絕對不夠的；我們大家都要學着「爲世界作想」，這是一件非常難能的工作，得要熱心地練習。真正的面對面底商議是一切徹底了解的淵源。於是各種樣的國際會議就能應運而生。這，僥倖地，已經有了很好的肇端。至於說到關於經濟問題，頂少要有下列四種國際集會：商人的，工人的，政治家的，和這三種人共同聯合的。

一，第一，各國底財政家和工業家應當常常在一塊兒聚集攪來。這方面也是有過長足的進展。實在說，世界各國業經派過代表時時聚集從事于許多有國際商業的和財政的性質的組織。頂大的是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一九一九年起始成立，英

國商人曾經積極地出過力。國際商會對於減少技術底阻碍和貨物底自由流通有過切實的貢獻。並且設立商事訴願的公斷法庭，幫着歐洲各國恢復金價標準。「道威斯計劃是國際商會的工作」是一個强有力的證明。國際商會幫着組織一九二七年的國際經濟會議，而且他底代表在會議進行中担任重要的職務。

國際商會底委員對於爲楊氏委員會 (Young Commission) 底圓滿結果開先路是很有成績的。研究國際問題的學者大都相信楊氏委員會辦理國際銀行之設立是一件劃分時代的事實。這銀行底目的是不僅限於債務之整理，國際商會底創設人希望牠成個國際清理處是有理由的。因爲在這裏各關係國底中央銀行可以共同工作。所以無疑地，我們是站在財政家與實業家底國際合作的新世紀底起點。這事是否能讓成危險的獨佔是很容易見到的，因爲我們只看各國底當事人是否練習團體地動作，而且是否從法定的國際機關里得着管理權。

二，工人們要從事國際地活動是一定不能避免的。這種需要在某種地方早已經有了覺悟，雖則有些僱工團體仍然還在作地方地設想。自從採用著名的標語「世界底工人們聯合起來」底時候，差不多有一百年，國際勞工運動有很大的進步，同時自然也受了不少的挫折。至

於這情形在 J. I. Morwin 氏底「勞工與國際主義」中講得很詳細。

現在各國工人們是正在八個國際的組織中向前努力：勞工社會主義者國際，愛美斯德頓國際，國際職業秘書處，基督徒國際，汎美勞工同盟，國際工人會，第三國際和紅色國際。這些之中，五個是職業組合的，三個在性質上是初期政治的。三個是革命的，兩個是共產黨員的，一個是無政府的工團主義者的。

勞工社會主義者國際，平常則稱社會主義者國際，一九二三年創始，是由第二國際和第一半國際或維也納組合而來。第一國際成立於一八六四年，消滅於一八七六年；第二國際成立於一八八九年；維也納國際則成立於一九二一年。這些組合底會員的總數，一九二八年和社會主義者國際聯合起來，是六百六十三萬七千六百二十二；在末次選舉中投票者底總數是二千五百五十六萬八千二百零九人。然而頂堅固地團結的要算英國底工黨和德國底社會民主黨。

愛美斯德頓國際底全稱是國際職業組合同盟，一九一三年成立於「諸迂克(Zurich)」，是從國際秘書處產生的。一九二八年牠底會員總數是一千三百一十四萬五千二百二十五人，

比一九二一年要少九百萬人。他是社會主義者式的職業組合底國際介紹所，而其中心勢力大部是在英國和德國。國際職業組合同盟和社會主義者國際力謀切實的合作，不過，一是着重於職業組合主義，一是着重於政治行動。

國際職業秘書處成立於一八八九年和一八九零年之間，第一次是連美國在內有十三國底印字工人組合同盟，第二次是英國，法國，德國，和奧國底鑛工組合同盟。到一九〇〇年，一共有十七個職業秘書處；一九一四年，實際上全世界都包括了。

國際基督徒職業組合同盟創立於一九二零年，大半是為羅馬舊教徒所組織。牠底會員一九二八年有一百四十二萬一千七百八十九人。汎美勞工同盟成立於美國太克斯州，拉瑞度（Laredo）停戰會後的第二日，有七國底代表。國際工人會一九二零年末在柏林成立，內有工團主義者，會員總數一九二八年有十六萬二千人。

第三國際，又稱共產黨員國際或康明頓（Comintern）。一九一九年成立於莫斯科，有一百七十萬七千七百六十九位會員，大半是俄國人與德國人，公開地制定世界革命底程序，一九二七年支撥了六十九萬零二百零六金元八角五分為十七國黨部印刷和宣傳工作的補助金，

每年的預算是二百三十七萬零三百零二元四角六分。一九二一年勞工組合紅色國際或稱普魯芬頓(Profintern)，是更一進步地帶有共產黨員底色形，抵制愛美斯德頓底活動，有會員一千二百萬人。

國際職業組合至少有三千萬會員難能同意這目的與方法。實在地，各種團體中都有急劇的痛苦。美國勞工同盟是汎美勞工同盟頂大的贊助者；汎美勞工同盟底補助金大半是從國際職業秘書處而來。但是汎美勞工同盟不是愛美斯德頓底會員，雖然前者向後者會頻傳以柔媚的風情；而且牠與莫斯科也是極端地勢不兩立。這也許，十年以後，在自衛的壁壘中，各國底工人定要努力于更有效的合作。

三，七十五次重要國際會議中，有政府自一九二零年九月派遣代表聚集起，除掉國際聯盟大使會議底各機關的各種常會外，差不多有一半都是討論經濟問題的，而其餘的四分之一又是與經濟有部分的關係。好幾十年，多半關於外交家們底時間和能力的提案底性質也都是財政的和商業的。這些交涉雖常是在秘密中進行，然而最近，我們知道，政治家們底個人談話是在各國代表聚集的公開會議確定的數目增加中加多了。

具有這種性質的特別集會是國際經濟會議，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日內瓦國際聯盟底指導之下舉行。該會議有五十五國底一百九十四位代表，一百五十七位專家，大都是國際聯盟底會員國，此外尚有蘇俄，土耳其和美國。（美國底代表是：H.M. Robinson(主席)，N.H. Davis, J.V. Ozary, A.E. Taror 與 J.H. Klein 及九位專家顧問。)

該會議分爲三部：商業，實業，和農業。其議事日程中全係很寬泛的議題：進口與出口限制問題，關稅問題，補助金問題，卸貨問題，實業正義問題，商業與財政率力之妨害問題，實業契約問題，托辣斯和加太耳問題，農業發展之障礙問題，消費合作社問題，農業信託問題以及其他等等。

此次會議雖無權力代爲各關係國創立任何法則，但能取得各關係國付予的最高度承認底信證。當會議討論時，關稅成了中心問題。此次會議指出現存稅率太高，過雜，不完全，不固定等弊病。其正式記錄云：「本會鑒於結束稅率之增加，現爲轉一方向之絕好時期；故本會付託各國應澈底地除掉或縮小推殘商業的關稅底障礙。」不過有一點不解的是美國代表團

主席在與總統之報告中說：「關於稅率之平衡尚無保證。」

此種性質之會議有下列三個重要價值：其研究的材料與討論的文件可為各代表以及各民衆作切當有益的參考；予世界各國輿論以良好的影響并能使政治易於推進；各國代表當面定約，可以增加了解，剷除成見，增厚交誼。關於這後一點，國際聯盟秘書處經濟組主任蘇耳特 (A. Salter) 爵士說：

當我們籌備會議（自然我們知道實際上我們底希望是正確的。）的時候，各國人民看着別國把稅率提高，也就贊成提高自國底稅率，等到聚集到一塊來，同別國底代表研究世界問題，我們想着他們自有各種不同的觀點。他們果真是的；他們只說：「這作得太過了，要停止。這是不對的。」我們希望而且知道，這樣的與其類似的案件中，各國人民聚集到一塊，他們可以覺悟那自作聰敏的，實在是昏庸十足。

憤世者流也許指摘說自從國際經濟會議閉幕後，世界各國好多稅率仍然增加了。當然，誰也不能肯定地說昏庸能勝得過聰敏。但是我們可以深信若是在國際經濟政策決定時能佔有優越的根據，具有這類性質的會議一定在勝利聲中要得着重要的地位。

說這些不尋常的會議是國際聯盟技術社和經濟組秘書處底正式工作，或者更爲有價值。因爲這些忠心的國際僕人一星期一星期地討論那些關係成萬人民底幸福問題。國際聯盟底各辦事處都擘畫着奧國，匈牙利，希臘，布耳加利亞，尹商利亞，坦紙，亞耳培利亞和葡萄牙等國底財政改造的計策。他們商議二重稅，進口與出口底禁止，關稅例規與術語，非公平的競爭，商業的公斷，交通與轉運等問題。國際聯盟底真價值不在牠實地的成功，而在牠有能促進成功的新方術。

四，國際勞工組合還組成一國際經濟合作。國際勞工組合依據法耳賽和約而成立，是國際聯盟底一部分，有實際獨立的管理權。現有五十五位會員。牠分三大部份：國際勞工會議，管理部與秘書處。這大概與國際聯盟底大會，諮議會和秘書處平行。

國際勞工會議年年聚會。牠底代表選派方法在國際集會底常例中是很特異的。全數代表底一半是由各國委派的，四分之一是僱主團選派的，其餘四分之一是由工人團體里舉派的。所以每國各要派三種代表。這種辦法對於提出的問題底討論可保無虞。

該會議以三種方法登記會議議錄：會議草案，保證草案與議決案。第一項是條約草案，會員國可以加以批准或否認。會議草案共二十六條，中有：時間限制，失業，婦女夜工，童

子夜工，實業與農業兒童受工之最低年齡，星期休業，工人酬報，疾病保險，機器修理之最低工資等問題。現在各政府差不多擱下有三百五十款可以批准的議案而沒有批准。這件事情底遲延將予整個的計劃以極端不良的影響。

秘書處由五十多國底三百五十位專家組織而成；拖底工作有：每年會議之籌備，各國及各關係團體通知之發送，疑問之答覆，調查研究，數種定期刊物以及其他各種書籍與論文之出版等。

國際經濟會議光明的開端已經起始，這是很明顯的。但是這成功是建築在各國覺悟彼此于互賴中，爲着將來的時代所需要底一個小點上。對於這，尤其是美國人民，是正在慢慢地獨步而行。我們（美國）堅持地要各國底投資者還息與償債，但是稅率是已提高到了頂點。好在有組織的工人正試驗國際合作的初步。美國政府曾經拒絕加入爲國際聯盟與國際勞工組合底會員。真的，美國和這些機關合作比以前是進步些。但是牠仍免不了有踟躇與猶疑。凡是關心世界和平和新的經濟制度產生底人們一定要更能激起商人，工人，美國政府和別國人民熱心不怠地合作。（完）

註。本文的作者是美國「明日之世界」底主筆 K. Page，載本年九月該刊。十二月中旬譯。

兩漢幣制略

費致浚

(甲)緒言

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世人之通病；知事之當改善，徒措手蹙額，張皇無策，不察其致病之因而加以改善之方者，是與不知無以異。故具造福社會之心，英明濟世之才，必究其弊害之本源，攷其由而觀其變，溯其端而體其成；得其積弊之由來，施以相當之針砭。術達而病除，豁然而貫通，則事濟矣。吾人日常生活，每感不便，察其所由，率因社會制度不良，而今日常使人蒙重大損失感覺切膚之痛者，厥爲幣制，蓋其改革，有刻不容緩之勢。觀乎銀本位之失敗於國際貿，不易兌換紙幣之擾亂民生，單位不統一，防礙國內貿易之發展，銅幣濫鑄，至零星物價之騰貴；如斯種種，皆足害國殃民，江河千里，愈接愈厲，青年志士，久抱改造之心，對症施醫，積弊必究其本，漢之於今，相距固千餘載，而今日之文化，

今日之社會，今日之制度，莫不有其歷史背景之根據，其間線索，顯然不可截斷。而影響關係至大且切；故博古而通今，舍標而求本，今日幣制之弊，未必不溯源於兩漢也。今為時間篇幅所限，略作幣制歷史的研究，先將兩漢幣制淺薄之考錄，拉雜成篇，以貢獻關心改革幣制諸君，深望有以教我焉。

（乙）漢代貨幣之沿革

漢興以為秦錢過重，不便於用，更令民鑄莢錢（其輕如榆莢也），黃金一斤（復周之制更以斤為名，）

高后二年行八銖錢，六年又行五分錢。（徑五分即莢錢也。）錢漸多而雜，至文帝五年為錢益多而益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上書諫（參考賈子新書）不聽。自是自由鑄造之風甚熾，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文字與四銖錢相同但微重耳）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亦以鑄錢，財過王者（文字稱兩與四銖錢同），故吳鄧錢滿布天下。

武帝好大喜功，常有事於四夷，民疲財瘁，國用不足，時禁苑有白鹿，取皮為幣，是為

我國鈔幣之始。漢書食貨志云：「武帝建元以後，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績，爲皮幣。值四十萬（錢）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白金三品，是爲用銀之始，更以贍用不足，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間亦盜鑄，錢益多而益輕，物益少而貴。（民但鑄錢，不務他業，故物少焉。）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

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

王莽居攝，變改漢制，更鑄造以下四種貨幣：

1. 大錢——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故造此錢，徑一寸一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
2. 契刀——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
3. 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
4. 五銖錢

凡四品並行，及莽即真，以爲書劉字有金刀，乃能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又有：

1. 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
 2. 么錢——徑七分，重三銖，文曰「么錢一十」。
 3. 幼錢——徑八分一，重五銖，文曰「幼錢二十」。
 4. 中錢——徑九分，重七銖，文曰「中錢三十」。
 5. 壯錢——徑一寸，重七銖，文曰「壯錢四十」。
 6. 大錢——徑一寸一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此大錢即前四種貨幣中之未廢除者。
- 是爲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以上爲銅幣。
- 黃金重一斤，直萬錢。——其直重可類推。——以上爲金幣。又有：
1. 朱提銀（朱提，縣名，爲出善銀之處）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錢。
 2. 他銀重八兩爲流，直千錢。
- 是爲銀貨二品。又有龜幣：
1. 元龜，甬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

2. 公龜長九寸，直五百，爲壯貝十朋。

3. 候龜長七寸以上，直三百，爲公貝十朋。

4. 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

是爲龜寶四品。又有貝貨五種。

1. 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

2. 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

3. 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

4. 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

5. 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

是爲貝貨五品。又有布貨（布亦錢。）

1. 大布——長二寸四分，重十四銖（即一兩），文曰「大布一千」。

2. 次布——長二寸三分，重十三銖，文曰「次布九百」。

3. 第布——長二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第布八百」。

4. 壯布——長二寸一分，重十一銖，文曰「壯布七百」。

5. 中布——長二寸，重十銖，文曰「中布六百」。

6. 差布——長寸九分，重九銖，文曰「差布五百」。

7. 厚布——長寸八分，重八銖，文曰「厚布四百」。

8. 幼布——長寸七分，重七銖，文曰「幼布三百」。

9. 么布——長寸六分，重六銖，文曰「么布二百」。

10. 小布——長寸五分，重五銖，文曰「小布一百」。

是爲布貨十品，以上諸布之尺寸重量，皆依杜氏通典計算而得。其文曰「……小布長寸五分，重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即十四銖），而直千錢矣……」

以上共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鏈錫，文質周郭倣漢五銖錢云。

其他金銀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爲寶貨。其後百姓憤亂，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

俱廢。莽知民愁，迺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遂廢矣。（見杜氏通典）

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價值而罷大小錢，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迺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書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及公孫述廢銅錢，置鐵官，鑄鐵錢。百姓貨幣不行。

——以上西漢——

後漢光武除王莽貨泉，建武十六年帝從馬援之議，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爲便。

章帝時，穀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帝用尙書張林言，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但少時復止。（尙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百物皆貴，此錢賤故耳。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百物皆賤矣。）見杜氏通典。

和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帝從孝廉劉陶之議。竟不做大錢。奏議原文長冗不錄，大意謂當今之憂，不在無貨幣，而在民無食，故議者須達農殖之本

，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云。

靈帝作五銖，而有四出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非京師破壞此四出散於四方乎。」五銖形式至此一變。

董卓入京師，焚宮室，劫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大五分，盡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飛廉之屬，充鼓鑄其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萬錢。曹公爲相能之，更復用五銖錢云。

——以上東漢——

綜觀以上所舉兩漢貨幣沿革概略，最可注意者有下列數端：

(一)漢武以前爲自由鑄造，前舉例甚多，如莢錢四銖錢皆出自民間，吳鄧之錢，雖出自王侯大夫之多，然已不失爲自由鑄造，非中央政府鑄造之也。自武帝嚴禁盜鑄，自由鑄造始漸息止。(此處所謂自由鑄造，即私鑄也。非如今日之自由鑄造，是時中央無鑄造廠只任民私鑄而已。其幣成色重量形式均無一定標準。)

(二)武帝以前，無固定長久之法幣，自武帝鑄五銖錢，爲漢錢定式，遂居法幣之地位。

民間亦習用此錢，其影響深入人心，迄東漢之末，其間雖經王莽董卓之毀壞，禁止使用，但不久又恢復故觀。

(三)武帝中葉，令京師鑄官赤仄（以赤銅爲其郭也）然不久復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使，由此錢法定私鑄少，而錢幣統一。

(四)自武帝元狩五年至平帝元始中，鑄錢凡二百八十億萬餘，是此百餘年間錢幣之總額。

(五)漢代率多以金屬爲幣，繪帛不甚用爲錢幣。金屬中以黃金爲最多，使用亦最廣。顧亭林日知錄曰：『漢時黃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賜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賜霍光七千斤……衛青出塞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千餘萬斤，梁孝王薨，藏府餘黃金四十餘萬斤。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至其將敗，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尙有六十匱。』及至東漢末葉，以董卓之富，鄴塢只存黃金十餘萬斤，可見東漢以來，黃金之減見。

(六)漢代既以金屬爲幣，他物用作幣貨者甚少，王莽雖作龜貝刀布之品，然旋或罷免，或隨其敗而泯絕。

(七)漢代銀甚少。(當時或謂之白金)只武帝曾做白金三品，王莽亦作銀貨二品，然爲數皆不甚多，見於史者亦甚顯，較諸黃金，相差霄壤，故可斷定漢代銀少金多。

(丙)漢代貨幣與國用

漢時專司財政之責者，爲大司農一官，至少府與水衡都尉則專司皇家之私財，或亦偶出以佐國家之用。財政出入，法制頗爲謹嚴，每歲出入之數，大略可考，大多恒處充裕之境，惟武帝中葉稍感不足耳，其收入見於史者有下舉諸端：

「漢百姓賦錢一歲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爲禁錢」。見御覽六百二十七引桓譚新論。「禁錢」國家正款以備不虞者也。

少府所領園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

「武帝初年，太倉之粟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見漢書食貨志。可見武帝初年，財政尙處寬裕之境，及至中葉，用兵四夷，財用方感不足。

「元帝時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見漢書王嘉傳

漢時政費（國財支出）中之最要者爲官俸，官俸半錢半穀，東西兩漢制度相同，觀乎禹東方朔兩傳及後漢書百官志可以知之。

「拜爲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又拜爲光祿大夫，秩二千名，奉錢月萬二千。見前漢書貢禹傳。」

「朱儒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見前漢書東方朔傳。

政費除官俸外，在史可籍者，有修路築城築隄漕運賑貸諸端。食貨志言築城費數十有巨萬，溝洫志所載每年治河須錢萬萬，即歲入百三十分之一也。漕卒雖不給價，而衣食則必仰給政府。又食貨志言「御史大夫蕭望之之奏言壽昌欲近羅關丙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

國財支出除前所舉者外，厥爲軍費。當時士卒皆非受雇性質，國家但給以兵甲，資以糧糈，立功凱旋，方受賞賜。所需軍費，此項居多。食貨志言衛青擊胡，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又云：渾邪王率數萬來降，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又賈捐之傳言擊珠崖連年費用三萬萬餘。又趙充國傳言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

(丁)漢代貨幣與物價

貨幣與物價之關係至大且巨，幣多則物價騰漲，少則物價低落，此自然之理也。漢代貨幣種類頗多，其沿革之繁，已見前文，以是各種幣貨價值之平衡，頗難確定，欲求物之實價實非易易。茲將史籍中可尋者，略錄於下，或盡物價之梗概歟。

1 食糧價

高祖紀二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

食貨志漢與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

漢初。

食貨志宣帝時穀石五錢——宣帝時。

按前云米此云穀米價本宜略高於穀也。

食貨志云元帝即位齊地飢穀石三百餘。馮奉世傳永光二年，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

百，關東五百。——元帝時。

食貨志王莽時米石二千。

2 金價——漢時黃金充斥，價值不如後世之高。其定價每一斤值漢錢一萬。

3 銀價——漢武王莽兩用銀幣，其價賤於金六七倍或十倍不等。王莽時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比金價約賤六七倍。他銀一流直千錢，比金價賤十倍。

4 人工價——大率每月每人得錢二千。

5 地價

良田每畝直萬錢。東方朔傳言豐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買畝一金。普通地價則較賤。李廣傳云：「李蔡爲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賣得四十餘萬。」

6 帛價——約十疋等於金一斤（或錢一萬）。東方朔傳云：「館陶公主令中府，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疋乃白之。」

7 酒價——官家定之，不得私人自己增減。昭帝紀始元六年，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

以上所舉物價，皆係當時比較重要及可考稽之物，龐雜臚列於前。此項工作極苦於材料

窘乏，其徹底研究，當俟之異日焉。

支車，二十，四，一九二八。

藝術自來發達于一定的社會的環境裡，在歷史上是難否定的事實。而那社會的環境，是從普通的支配階級與被支配階級而成立，演着於兩者間底，當時實生活的建設上的創造脚色的人，就作為藝術的創造者而出現，所以藝術是當時權力階級的生活的再現。然而在應當替代了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社會，是既無個人的企業家，也沒有個人的利害關係，階級的差別終要沒有了的。從而藝術成為社會的東西了。不是貴族富豪的邸宅底單獨的裝飾品，而是做社會的建築物或公園或廣場或街道底裝飾，給喜悅和快樂與萬人的東西。藝術這樣地成為一般社會的東西，成為各勞働自治團底社會的精神的生活底要素，這纔與道社會的精神生活的自身被同一思想所貫徹。在這裡，藝術就有代替埋頭于技巧上的虛飾，而接受藝術本來的一定的姿態的趨勢。

——無產階級藝術底意義

中國食物進化史

董文田

緒言

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而經濟又為民生的重心。經濟的條件當中以食物最重要，因為生命的延續必以食物為其主要的原動力，所以箕子為周姬發（武王）陳「洪範九疇」的時候即以食貨為首。近代俄國革命是因為農民生活太苦，所以起了反抗，歐戰德國戰敗，食物恐慌為主要的原因之一，英國一向是工業化為國家，從歐戰以後也轉換方向而注重農業以食求物自給了，種種現象，都是表明食物的重要。

民生的變動是依食物的供給為轉移的，變動的程序是一時的食物若均配足食，則這一時代便可以安然進行，等到人口繁衍轉徙食物不敷均配的時候，便須另行改進食物的生產，使

人人得食…這樣後，時代的發展，總是因為前一時代的生活迫切，進化的方式已經到了盡頭，所以才另開了出路。但食物進化常不及人口繁衍的快，所以人們常爭奪，韓非子五蠹篇說，『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饑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心異也。』食物進化的方式有三種：一是生產的要具，一是生產的技術，一是生產的組織。生產組織，是人口繁殖文明進步以後，社會爲求平衡進行，勢不能不設爲種種制度以維持社會各個間的秩序的。社會有了制度以後，食物進化和生產制度便互相影響了。這種狀況愈進愈急，自秦代以後，幾乎全是田制變改的歷跡，技術上少有進步。

關於生產組織的進化，我們有當注意的，就是最初的時候氏族內按各人的力量共同勞動，得到的食物，按氏族內各人的需要平均分配。後來因為經濟條件的改變，氏族變爲家族，

家長成爲一族中的優越者，由此漸進爲封建社會。在封建社會裏階級就分立了，優越者都是不勞而食的，而平民却只受苦勞，得不到食物。這個期間，在社會生產與社會組織的聯繫當中，養着一般士大夫階級，這般士大夫階級是寄附在農民的勞力上而生活的，既不事生產，倒阻礙生產的進化。封建社會以後，優越者的權威由分立而集中，擴大成爲國家社會，壓榨的手段越法增高，不生產而消費者的數目越法增加，平民的苦勞便更加重。直至生計窮迫，勢至於不得不暴發的一日，民衆便推翻了壓迫階級，重行組織生產的制度，使人人都由自己的血汗而得食物。

關於研究的立腳點，本想以唯物的現點爲中心而述叙其變革，但苦於沒有參考的材料而自己又太欠研究，所以只粗淺的從元始人類到現在分爲三大時期。這三大時期的分法，是參雜着生產要具，生產技術和生產組織而分的。因爲中國食物的生產在技術上沒有顯著的分明，不易考察，倒是在要具上如畜牧時代，耕稼時代，在組織上如井田制，私田制却有清晰的劃分，而該時期的民生狀況也現着特殊的不同，所以不得不兼取着生產要具和生產組織上的劃分，這三大時期是：

一 自然食物時期——從元始的人類到燧人，年代無可考，但據推測所知至少在五千年以上，多者或至數萬年，因為低級的人類進步很慢，而又沒有可記載的史實，所以時間雖長而覺很短，這一時期又可分為兩個時代即：

甲 果食時代

乙 肉這時代

二 人工食物時期——從燧人到民國，這一時期又可分為三個時代：

甲 初期人工食物時代——從燧人到禹定九州，到紀元前二十一世紀初期止，（禹定九州在姚重華（舜名姚重華）三十三年，即紀元前二二三三年），初期人工食物時代又分可為三個時代就是：

1. 漁獵時代又稱為火食時代——從燧人到伏犧，年代無可考。

2. 畜牧時代——從伏犧到姜石年（神農）（姜石年在紀元前三二一七年）。

3. 耕稼時代——從姜石年到禹定九州，共九百九十四年，（此處所謂耕稼乃初期的耕稼）

乙 中期人工食物時代——從禹定九州到商鞅變法，紀元前二十一世紀初期到紀元前四

世紀中期，共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商鞅變法在秦嬴渠梁（孝公）四年，紀元前三五九年）。

丙 晚期人工食物時代——從商鞅變法到民國，紀元前四世紀中期到紀元後二十世紀初期共二千二百七十年，（辛亥革命在紀元後一九一一年）。

三 機器食物時代——民國以後。

社會是相續進化的，食物也是一樣，食物的進化並沒有顯明的階段，也沒有某時代某個人獨創的發明，不過在進化的歷程上，可以微微看出演進的層跡來，所以這三個時期的分法，是觀察中國食物進化的程序約略而分的，並非絕對。

第一時期又可稱為鮮食時期，因為由果食而肉食都是取天然的動植物為食品，不經什麼製造，到燧人發明子火食才脫去自然食物狀態了。

第二時期年代並不過長，但因為生活的急遽變化，食物上也變化很多。初期人工食物時代又可稱為艱食時代，因為當時的人類是在初步的進化中，生產的工具是很簡陋的，工作既不熟練，智識也很低淺，所以雖然已經脫了鮮食的狀態，而取得工人的食物却很艱難。

在漁獵時代裏取食最難，西洋史稱這個期間爲大餐時期，得到食物飽餐一頓，得不到食物便餓着，常常能幾星期沒有喫食。他們腰裏繫着一根帶子，在饑餓不得食的時候將腰帶繫緊，以滿足他們的饑餓，所以得食的時候食糧非常大。因爲艱難生活的磨練，他們漸會畜養禽獸，留爲長久的食物，因而發明了畜牧。畜牧生活的總其成的是伏犧，伏犧因着時代的進化，總合了畜牧的方法，教導當時的人們，因而開始了以畜牧爲主要的食物生產的時代。這時候已不像漁獵時代那樣終日僕僕，朝不謀夕，全爲食物而奔勞了。但當時的畜牧是很幼稚的，食物的供給並不能滿足增殖的人口的慾求，同時因爲人們智識的增進，居住的固定，所以到姜石年（神農）時便開始了耕稼的生活，從無定所的肉食狀態中，進而取植物爲食品。耕稼時代繼續進化經公孫軒轅（黃帝），姬放勳（堯），姚重華（舜）作進一步的發達，到夏禹的時候，人口繁衍，只靠着散漫的耕稼的生產，又不能得到豐足的食物了，而且經過一次「洪水」的泛濫，一點粗簡的規模也蕩無所存，所以姒禹平了洪水以後，便另定了生產的組織，加增土地的生產，自此以後，生活蔚然繁榮，便進入另一時期了。

中期人工食物時代的形成，是因爲洪水以後地面起了一大變化，土壤經過一次雨的浸潤

而滋化有生產力了，氣候經過一次雨水的均調也清暢些，人類經過長期的艱難生活（洪水泛濫二十七年）工作上也必有進步。當時人口的增加因為生活安定速率也必很大，所以因為人口，工作，地力生產三方面的增大，時代的進化勢不得不造成另一時期。因此禹平了洪水，受到政權以後，便重新劃分九州的界限巡察各處的地宜，而定了耕作之制，賦貢之法，在食物進化上開創了另一時期。這一時代是行「井田」制的，所以又稱為井田制度時代。在廣大的地域內，能以有系統的作共助的生活，則文明的程度必很高了。中期人工食物時代殷周兩代到西周達於極盛，到東周時已有人口衆多，食物不敷分配的現象，所以春秋戰國的時候各國鬥爭極烈，制度也多破壞。到秦嬴渠梁（孝公）使用了商鞅的變法，廢井田開阡陌，而終止了中期人工食物時代。

晚期人工食物時代是行私田利的，私田制度的形成也是時代進化的過程所造成。秦國廣開水田，墾農地，見到私田制度，任個人自由耕作，比井田制度更能使多數人得到食物，也使國家多得貢賦，所以創立了私田制度。這時代國家的疆域已很擴大——南至安南北邊，北至河套以北，食物生產很有發展的餘地。沒有向前開展的必要，所以這時期裡少有變化。其

間雖經過南北朝，五代，遼，金，蒙，滿的擾亂，但他們的文化都比漢族低，生活上也沒達到變革的程度，所以結果都被漢族同化，於進化的主幹上少有影響。不過因為歷史的變遷，君主的轉移，以及擾亂時代的染化，所以形成了一個駁雜的時代，比起秦代來，只是程度上的不同，生產上並沒有什麼改變，所以自秦至清末，統稱為一個晚期人工食物時代。這一時代的進化，多半是關於農田制度的變革，所以將食物概況，田制，水利田，屯田，漕運，糧倉，市糶等各分爲一項而述叙之。在田制上並考察歷代的戶口，中丁，農田的總額數和每人受田的額數，賦役等以觀察其進化的歷跡。

第三時期，機器食物時代。世界進化總是互相交互的，中國到了十九世紀之末，已不能維持國家的生存了。既不能生產大量的食物以供給四萬萬多人的吃食，又不能背反潮流抵抗外人的科學文明，所以由清末的屈服一變而爲今日的仿效。現在中國在食物上已經起始西洋化，在食物生產上也起始科學化——就是機器化。不過實說起來，現在中國各地的農人還仍在人工耕種狀態裡，並不能算科學化。不過在制度上，在社會進化上，民國確可算爲另一時期，這時期的進化已影響到食物了，所以從民國起，我們劃爲機器食物時期。這一時期裏

因爲承前一時期的委靡之餘，一切食物生產都極衰落，又加上中國的人力生產受外國機器生產的壓迫，多少人因此無法得食，所以食物問題的解決，實爲目下最切要的問題。

關於食物進化的研究，我們不可疏忽的，就是從畜牧時代起，社會就開始了階級的分化。這種階級的分化和物體的等加速運動一樣，越住越深刻，現在仍在猛烈的進行中。已往的歷史，除最初的一部分外，實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現在已是都承認的事實。在階級鬥爭之中，支配社會的永是權勢優越者，權勢優越者所寫的歷史一定是袒護優越階級的。所以中國現存的史實都是偏面的述敘，在任何一本史書內都可以看出阿諛帝王的濁氣。遼，金，元，清等史更甚，因爲寫書的多半是帝王的依附者，在帝王的豢養之下，當然見不到一般人的痛苦，更見不到階級分立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之下，想得一個公正的，徹底的社會觀察是不容易的，這是關於史料採集的困難而常懼有錯誤的。還有中國古史的含混，經歷代腐儒的添改都失其真實的價值，沒有很大的考據工夫實不容易分辨，這是困難的又一點。

普通談中國歷史的，都以公孫軒轅（黃帝）爲文化的起始，實屬疏忽。這種疏忽棄去了五百二十年的歷史。中國在姜石年（神農）時已有很高的文化了，因爲當時已開始了耕稼生

活。耕稼時代生活安定，便可以產生高等文化，所以當時在制度，法律，醫藥，商務上都有相當的發展，我們可以有數點證明如下：

(一) 中國因為自然界環境的優良人類發展的特別快，在畜牧時代文化已經很高了，到姜石年時即確立了文明的根基，所以不久到周代中國的文化即臻極頂，周後的文化不過在周代的基礎上略為變轉，進化上並沒有大改變。

(二) 史記貨殖傳和漢書食貨志都推姜石年為實業的創始者。有了實業就有了高等文化，因為社會的上層建築是隨着社會的下層建築而進化的。

(三) 父系氏族的制度由伏羲時起始，到姜石年時必十分確立，我們考察父系氏族時代已進入文明時期，這從希拉，羅馬的父系氏族時代的文化可以看出。姜石年時既已確立了父系氏族的制度，當然可以劃為文明時期。

(四) 文化程度的高低，和人口密度的大小成正比，人口比密度的大小可以由人類的居住而測知。人類進化到能以築城而居，則文化上必有相當的成績，因為都市生活必在人口的密度極大，合作的程度極深的時候才能產生。我們看姜石年的時候是什麼生活呢？

漢書食貨志說，

『神農之教曰，「有城十仞，湯池百步」』，師古曰，「池城邊池也，以沸湯爲池，不可輒近，喻嚴固之基。」

六丈多高的城牆，百步寬的護城河，都市建築的強固不爲不發達了，所以由都市生活上，看我們也當以姜石年爲文明時期。

(五) 陶孟和譯的 Miller—Tyer 的社會進化史上說，

『一切的文明民族是農人，有許多兼農業與牧畜的』
可知中國的文明時期由姜石年時起算已不算早。

(六) 同上社會進化史內又說，

『文明與金屬時代相當。』

姜石年時已是鐵器時代我們有數項證明。

管子地數篇說，

『禹之山發而出金，嶺尤鑄爲劍鎧矛戟，雍孤之山發而出金，嶺尤鑄爲雍孤之戟

內戈。」

韓非子五蠹篇說，

「共工之戰，鐵鉞鉅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及乎體。」

可知在伏犧姜石年的中間已有鐵器，這並不武斷，

陶孟和譯的 *millier Lyer* 的社會進化史上說，

「舊大陸的自然民族，是由石器時代一躍至於鐵器時代。」

所以我們可以決定姜石年時爲鐵器時代，則姜石年時的高級文化又得一證明。

中國的歷史除最古與最近的兩國個短時期以外，都是行君主政治的。君主政治的國家，國家內一切設施都統於君主一人，所以一代的食物進化也與一代的君主良惡有關，這是應當注意的。

中國歷代的帝王名號，都是君主爲誇大他們的威譽，自己所起的。我們既然反對特權階級，當然不承認他們的尊號，所以各代君主的稱呼統統改稱姓名。

中國是以農業立國的，一代的農業興廢，也便是一代的食物進退。農業是帶保守姓的，

同時因爲中國的氣溫土肥，一般的感覺不到生活的迫切，所以中國社會是靜的，從秦代立定私田制度以後，直至清末，兩千年的工夫，除了些微的錯合的改變以外，食物上少有進步。清末是中國的驚覺時期，多年來自足的人工生產狀態，驟經着海外的機器生產的壓迫，一時實旨無可從。到民國的近幾年——「國民黨」正式立以後，才決定了進引的方針，以後有無變動雖不可知，但在食物上總可算爲走入了另一時期，開機器化的勦始。至於此後的成就，則端賴我們的努力了！

(待續)

一八，五一勞動節，開封。

課餘偶誌之一

偈語

詩(當然是指新詩)在現代的中國，是最少成功，而又最難成功而文學作品。所以許多作者是擱筆或改業了。如俞平伯朱自清劉半農汪靜之等是。因爲詩中有圖畫，有音樂，有戲劇的表情，還有小說的敘事，要是沒有豐富的想像，情感，生之經驗，以及藝術上的修養，是決無法寫出深刻作品來。

聞一多見到徐志摩郭沫若以西洋詩的內容和外貌寫中國詩而不完美，尤其是形式上的欠

缺，於是另創一種每句必齊，每行必整的有韻體裁。朱湘饒孟侃劉夢葦諸人，即其同志。不過我們讀他的代表作——死水，就覺得有點板滯了。李金髮的詩，別饒風味，胡也頻就是他
的信徒。有人說他的詩太晦澀，他的作品——微雨爲幸福而歌食客與亡羊，艱讀，是事實。
于庚真的詩，充滿灰色的人生，死之地獄的顛慄。不過他是具有創造性的靈魂，故能獨創風
格。楊羲的詩，能融化雅俗，描寫淡美，亦別立作風。冰心女士的小詩，風格亦係獨創，清
麗婉妙，適如其人。惟此究非詩之正宗，故女士嘗勸人不要效步，而女士近作亦頓變其形式
焉。現在還有王獨清派的普羅作品，其內容外貌，係仿新俄左翼作家。方式趨於畸形，內容
近乎標語。然間亦有能引動某一階級情感的作品。其他如程鶴西馮至韋叢蕪諸人的詩，其纏
綿旖旎，頗蘊詩人性情。

關於威廉杜爛

夏斧心

說來是一句不能使人相信的話：商人也能讀哲學了。向來提起「哲學」，不僅祇使商人頭痛，即學士大夫也有退避三舍，不敢勞駕之慨。能使販夫走卒讀哲學的，是威廉杜爛。在輪船火車上，有許多人拿他的「哲學的故事」消遣，是事實。

他這部書成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出版，到次年六月印到第十九版，一年中銷去了十五萬七千冊，以後還在陸續地翻印，銷路是有增無已。自然，一本書的好壞，不能拿銷售的數量來評定。然而一部關於哲學的書，能如此地銷行，不能不說是「出人意表之外」的事。這不是教科書，有教員強逼着學生買，也不是金瓶梅，有那莫明其妙的力量在拉客。

他這部書有些像哲學史，但不是整個的哲學史，因為他止抽出幾個哲學家在那裡說說。本來這一路的著作，車載斗量，數不勝數。他當然也是不出例外地在炒現飯。不過他炒得格

外的好，格外的香，所以人人都搶着喫。惟其能把現飯炒得比新鮮飯香，才足證明他的手法高妙，況且哲學這種狗骨頭，又是一般人向來所不愛嗜的呢。

落葉歸根地說起來，無論那種學術，祇要是可以言說的，當然是可以思議的，少數人所能思議的，當然也是一般人所能思議的，除了那很少很少的例外。不幸人們對於學術，向來是抱閉關主義，恨不得別人一無所知，自亡才顯得知道一切，這話在表面上人們是不肯承認的，實際的確有幾分真理，所以吉士徒登罵人是奴隸，他說人表面鼓吹平民主義而實際都是暴君。正如這樣，人是不願意失去學術的尊嚴，而使一般人得以望其項背。

以前的哲學者，大多喜歡把極淺近的道理說得玄之又玄，而用字造辭，務使其愈古怪愈妙。結果把哲學捧成了玄學，弄得成爲了幾個人的私產。一方面他們在鼓吹人人須懂得哲學，方始懂得人生，一面又生怕把研究的結果讓人看懂了，這種情形，真是可笑之至。

威廉杜爛是他們中間的叛徒。他要用極簡單的言辭將哲學的秘密宣示與衆生。他成功了。

我覺得這是我們應該採取的態度。學術應當公衆化。近年來已漸漸有這種趨向，我覺得

是可慶的。

讀他這部書，使我十分仰慕他這個人。然而讀了他另一部書，便覺得我的仰慕不是偶然的。我早就想知道一點關於這個人的事蹟，因為他既然寫出與一般人不同的文章，必然有與一般人不同的生活背景。我費了許多周折，終於得到了他的自傳——過程。這本書所給與我的愉快，更勝于前一部著作。正如紐約正義報記者何慕思先生所說：「我拿起這部書是在一個病倒在床上的晚上，頭暈，喉痛，發燒到一百零二度，在燈底下，一氣把它讀完了。」他的生世實在是可泣可歌的，再用他那枝生花妙筆寫了出來，怎能不叫人讀了拍案叫絕。

他在年青的時候，正如別的青年一樣，面對着許多人生難決的問題。問題是個個青年都有的，不過有人能意識得到，有人却任隨事體來擺佈他。要說快樂，倒是第二種，因為他們所須要的都可達到，所達到的都能滿意，除了喫喝和眼前的事，一切都不是他們所能感覺得到的了。但杜爛是屬於第一類，他是憂天的杞人，他是夢者，他不肯隨波逐流，來享受目前的快樂。他意識到了人生的問題和人類的難。

在基督教流行的西方，做傳教士是一般人認為最清高的職業。而且他又生在天主教充斥

的環境中。他的母親爲愛他的緣故，決意要他終身侍奉上帝。當他進入道院的時分，那良慈的老婦人心理覺得是多麼地驕傲。不幸他在母親的慈愛中，在教師的和悅中，他終于不能滿足他們的希望，他做了西賓諾沙！他遇着了達爾文，他懷疑他所聽到教訓，在畢業前三星期，因爲寫文章罵一個教士，結果被逐出了道院。他知道這事將何等地傷他母親的心。這時獨自立在橋樑，想要投水自殺。

他之所以反對那個教士，倒還不專爲着他的神學，而是爲着他的社會思想，他的父親是個喫苦的工人，他家自來就住在工業區內。他夢想着社會主義將救拔人類，而這位教士偏偏來說，社會主義是不合實際的。

他與無政府主義者合作了。整天陪着他們到通衢大道上去宣傳他們的理想。自己是窮到不能生活。等到四週的壓迫到十分不能承當的時候，中間有人拿炸彈來自殺，而他也被拋到半空。

女人也是他不能成全他母親的希望的一個原子；雖則他給與好幾個女子的印象是優。

他的生平是五花八門的他的這部自傳比小說還有趣。你可以看見活的景在閃動。這本，

書在文藝上是個大貢獻，也是能意識到現代問題的青年們的南針。

一九二九，十一，e夜

文藝是生產關係上的一定的上部構造；文藝對於經濟的基礎爲上部構造，是有兩方面的關係：第一牠是生產——即生產本身的一部。第二牠是意識形態 *Ideologie*。所謂意識形態，自然是受制約於社會經濟的基礎。

——Iunalscharsky

別孟咸宇

王桐齡

與子今朝並告歸，臨歧握手兩依依，從今脫卻金籠鎖，老鶴雲鵬各自飛。

別郭紹虞

追隨左右二年間，一日何曾不往還？此後燕勞分兩地，相思相望月明天。

別蔣家胡同宿舍

三載明窗淨几前，晝耽吟詠夜參禪，而今撤手東歸去，辜負春花秋月天。

別無名湖

無名湖畔雨如絲，正是羈人告別時。滿載舊書歸舊隱，任他花落草離離。

其二

再繞湖邊步一周，得勾留處且勾留。不知此後芳州畔，又是何人把臂遊？

別農科動物

三年留滯在燕京，鷄犬依依也有情。我自優遊去尋樂，不陪君輩住樊籠。

別農科植物

爭紅鬪紫弄枝頭，可惜先生歸去休。此後滿園桃李樹，也應含淚訴離愁。

別燕農園朗潤園蔚秀園達園

舊曾遊處遍重遊，花亦含情鳥亦愁。我自無心戀花鳥，不須惆悵再勾留。

死的哲學

謝爲杰

人們的生命，只同那春天的桃花般，在宇宙的花園裡，東風一拂，出了芽，含了苞，吐出我的芬香，顯出我的顏色。在那陽光之下，何等榮耀！何等滿足！但是一到春盡花殘，一片片落紅滿地，枯死在道旁！從前的芬香呢？從前的顏色呢？從前的榮耀與滿足呢？也隨着春風吹過了！再沒有復現的可能，人生只是些這樣的過去，生了個，死了個，與宇宙又有甚麼關係；也不過同曇花般一現而已！人生真無意思極了，我們的「生」是無故的，無目的，無趣味的，我們的死——睡到冷靜靜的墳墓中——到是最後的安慰，在生物樓中，那一付人骨架，試想在他生在世上的時候；也曾啼哭在母親的懷裡，也曾長成了，努力爲他的將來，也曾愛了人，和受了人的愛，他也經了多少生活上的痛苦，得了多少榮耀！漸漸的老了，病了，昏迷了，直到悲慘慘的死了，……試想他在年壯氣雄，抱着無限希望的時候！他何

曾想到今天死後他的末路，他的骸骨，晝夜的站在冷清清的課室一角。作了裸形！……死！
……死呀！……人的末路！

所以說人生是可悲的。是無意味的，世界上一切萬物，都同歸於死，希望與努力，喜樂與痛苦，到死後又何如呢？人類到終必死，是不可避免的末路，我的生命，你的生命，以及一切的生命，都操在自然律，或造物的手中，我們無論生前如何，到最後的一天，也必歸到冷清清的墳墓中去！

但是再想深一層，人類的生和死，是否為宇宙所管呢？死是不可避免的嗎？是人生惟一的末路嗎？如果案莊子的哲學，人也未必又與萬物齊壽，如蘇東坡所說：「自變者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這種哲學，是生命的一種安慰語，不過這種生活態度，是「消極」的，易流入不進取的路上，許多人受了這種哲學的感化，成了出世的思想，對於「死」看的很開，他們以為死後沒有甚麼，不過人生的一個結束罷了！

如果我們轉過那面看，再想一層去，看在「積極」路上，研究「死」是究竟如何？在十字街頭，偉人的銅像，立在那裡，他得多少榮耀與贊美，使凡經過他足下的人，都起景仰與

恭敬，他是死了的，確是死了！埋在墳墓中了，但是，他的名字，他的精神，他的事業，永遠留在人們的腦筋裡，所以他肉體死去，精神不死，也就是永生了！我們現在還到原來的題目，人的生死，是否操於天然律之下？是操於造物手中？最後的答覆，就是人們物質的死，是操於宇宙的手中，而精神的生與死，操在我們自己的手中，在乎我們自己！我們要死，就死，要生就生，絕大的自由與選擇，是造物給我們的在乎我們自己去行罷了！

死的方法不同，而以生物上講，死後都是一樣的，然耶再想一步，死在牀上，兒女親友圍着啼哭；死在沙場，血花濺滿了戰刀，或是拿起手槍，飲了毒酒，自盡的死；或是被人拉到十字街頭，法場的死；無論如何死法，能使死後的精神，直達後世，能使千千萬萬未死的人，開了多少的大追悼會，甚而年年代代的紀念與贊歎，這樣的死法，也就是「積極」的死，就是永生了！

所以我們在黑夜裡獨坐，靜悄悄一個人沒有，我們常說怕鬼，其實那裏有鬼，不過我們眼睛雖沒有看見死鬼，而其實心中的確有的，我們靜坐的時候，心神想着某聖某賢，某偉人某英雄，景仰他們的榮耀，想念他們的名字，他們的精神，在我們的心理現出，他們也就同

活現在我們眼前了！所謂見鬼——偉人的鬼——以我看來，並非見鬼，乃是見人——精神上永生的人！

或者我們白晝走在大街上，見了多少的人，走來走去，也未必不是如闕微草堂所說有許多鬼，混在人羣中走來走去，人們最可悲的，不是身死，乃是心死，心死之後，雖非鬼也是鬼了，在大街上一看，堂堂車馬，整整衣冠，一個個直同人們一樣的去來，其實細看一，也不過一付骨架穿着衣裳，帶着帽子而已！他們的確是鬼，因為他們是死了；他們「身」雖未死，「心」早就埋在黃泉之下了。

所以人們怕鬼，我絕對相信，我們在小孩的時代，猶是怕鬼，因為小孩是天真的，是清潔的，是絕對不與鬼合作的，我們大了，千萬不要失去小孩天真的天性，和小孩怕鬼的心理，因為鬼是能使人精神死去，永遠的滅亡，他們在光天白日之下，變個和人們一樣，使你不覺的和他們同在，而漸漸的被他們殺害，你的「心」死去，這樣死後，你也就和他們同樣的成了鬼，去害別人了！更有可怕的大鬼，白天吃人，盆似的口一張，吸了多少生靈的血！還有一般小鬼們，給他奔走，當他的走狗，更可憐了，這些外鬼，雖是可怕，而一個人約

內鬼，「心」中的鬼，最難知道，家賊難防，其危險與小鬼大鬼同，所以人們怕鬼，乃應當的，他們的確可怕，我們要拿了智慧的寶劍，去殺鬼除妖，更是人類要「生」的天性。

說到要「生」，就是怕「死」的原故；以生物原論講，人類以及一切生物，都是要「生」，爲着生命而競爭，然而以精神上講，人們又何嘗不要「生」呢？誰不怕死？就是古聖先賢英雄偉人，也是怕死，他們怕死的心。比誰都利害。他們要永生的心，比誰都熱烈。因爲他們怕死，他們作了種種事業，所以他們得了永生，因爲他們怕死，所以他們立德，立功，立言，使他們精神上的生命，永生在人類的心理，他們的名字，永存在歷史上，能與天地齊壽，萬物同生！所以我想長生不老的藥，何必到蓬萊仙島去呢？只在我們自己的心田裡，看我們自己去找，自己去練而已。

最後我們要記着，生命是極短的，只同朝生暮死的蜉蝣般的寄生在人世而已！我們所餘的生命光陰，正同箭般的在前面飛跑，轉眼血衰髮白，老死在墳墓中了！我們現在的生活，正是一步一步的向墳墓走！去多「活」一天，就是離「死」近一天。因爲我們生命如此的短，所以我們要愛惜。因爲離死是這樣的近，所以我們起了恐怖，不是怕「死」的本身，因爲我們

明知道是「死」不可免的，是怕我們不會死！怕我們不能如英雄的死，偉人的死！並不是怕肉體物質的死，乃是怕肉體死後，而精神上，不能永生！不能爲有價值的死，是最可憐的！

所以最後一步，我們要預備死，不是說走到棺材店買棺材，到壽衣店買壽衣，坐在那裡等死。乃是我們努力，爲將來死而奮鬥，爲末路而勉勵，我們活着一天，要爲一天的預備，我們身後的事。要使我們死去，即或身體沒有棺材埋沒，而精神上不死去，也就是永生了！

冰叔，于燕校。

南鄉子

顧隨

三十有三年，生活勞勞碌碌間。喜煞秋來風日美，蕭閒，背了朝陽去上山。何處是塵寰？上得高峯試細看。四外蒼蒼天接地，茫然，幾點霜楓在眼前。

前調

難得是身閒，得到身閒益發難，忙裡偷時間一去，登山，莫謂凌風莫上山。山下是人間，山上青天未可攀，摘得一枚紅葉子，蕭然，歸去燈前獨自看。

杜甫戲爲六絕句研究大綱

季辰冬

我作此文的念頭，是起於去年冬季郭紹虞先生講中國文學批評史，到杜甫戲爲六絕句的時候。郭先生費了三個鐘頭來講這一首詩，因爲引證太博，講解太詳細了，反叫我三個鐘頭都入了夢鄉。後來回想想來，這首詩有什麼難解的地方，費了郭先生那末多的氣力，於是就引起我看這首詩的好奇心。結果，我並不以爲難懂，也沒有什麼深奧的地方；再看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纔恍然大悟，原來先哲先賢們費了很多的工夫來講解這首詩；不過看了解釋之後，反而使我不懂這首詩了。

他們以自己的博學，或自己的主張來解釋這首隨意寫成，不加思索的詩，於是弄成驢頭不對馬嘴，反使讀者莫明其妙了。我只認爲這首詩是杜甫一時興之所之，並不是深思冥想以後的作品，只要看此詩的自然與流暢，就可知此言之不謬，所以他提爲「戲」字，言並非真

重的作品。張戒錢謙益張遠諸人以爲杜甫是寓言以自況，汪師韓翁方綱等又以此六絕句與楚教詩論詩，都太把此詩看重了，於是就想入非非，一字一句，都不肯放鬆，用高奧的翻解與淵博的學識來註解，各執已見以爲得杜之原旨，遂使此六絕句之真意，不得彰於人世。再試解如下。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

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

郭紹虞先生以爲此首猶無歧解，又以爲楊慎丹鉛總錄所言解得尤妙。楊慎的話是：「庾信之詩爲唐之冠冕，啟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豔，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豔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豔多無骨，清易近簿，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豔，非不清新，而弗成老；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豔清新，槩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他太注重字句了，發了一大片議論來講解老成二字，可是忘記了「老」與「成」之間，還有「更」字；即令上句可以講得通，怎樣和下句連接呢？既然以老成二字盡量地形容了庾信文章，何必再說「凌雲健筆意縱橫」。這就是因為太看重此六絕句的緣故，以致穿鑿附會。我以為這句詩的意思是：庾信的文章到了老年更爲成熟，下句「凌雲健筆意縱橫」是他的成熟的文章的評語。這種解釋我不敢說是必對，然而比較自然，比較通達。

二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晒未休。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此首舊有兩種解法；一爲杜子美笑王楊盧駱文體輕薄。劉克莊主此說；二爲推崇四子，洪邁仇兆鰲注師韓等主之，而尤以汪之說爲精審。他在詩學纂聞說：「次章云：『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晒未休』。輕薄爲文四字，乃後生晒四家之語，非指後生輩爲輕薄人也。」

三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

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此首的前二句有褒貶兩種的解法，前者爲錢謙益，後者爲張表巨。我以爲是褒揚盧王，然亦與錢說不同。錢在讀杜小箋說：「盧王之文，體雖劣於漢魏，而其流實在於風騷，此所以不廢江河萬古流也。」劣於漢魏近風騷，「別裁僞裁親風雅」，公於此點出金剛眼睛矣。我以爲第二句帶點談諧口吻，說是盧王的文體，雖不及漢魏，然而近乎風騷，因爲風騷爲文章之宗，能近之，雖不及漢魏亦如龍文虎脊之馬，都可充君之馭，所以他下邊接著對輕薄盧王的後輩說，爾曹薄劣之材，試之長途，當自蹶耳。（用仇兆鰲注語）。

四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

或看翡翠蘭莖上，未掣鯨魚碧海巾。

六絕句的唯一主旨，就是主張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所以他說「王楊盧駱當時體」，又說「不薄今人愛古人」，又說「遞相祖述復先誰」。以前已有數公的才力。而現在呢？都是纖小娟娟，不能掣鯨魚於碧海之中，興言至此，只有歎說：「凡今誰是出羣雄」！錢謙益

以此句爲自負，我不以爲然。

五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爲鄰。

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以上四首是杜甫對於古代與當代文學的批評與考察，以下二首是杜甫批評的建設。其首詩的大意就是：不要誹薄現在的人，而去敬愛古代的，換言之，就是不要是古非今，這纔能包羅萬象，古今盡歸我有。假使你要偷竊和摹倣古人的詞句與形貌，而不事創作，恐怕要作齊梁的後塵。我們看杜甫的詩，其體裁是自由的，其取材是無所不包的，更可證明此首的意義。古人之解釋此首詩者，非常之多，而紛紜亦甚。大都在字句上研求，無足論述。

六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

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上一首告訴我們不要是古非今，應當一視同仁，所以這一首結著就說不應摹擬，大意是

：你寫的文章要是不像前賢的話，你決不要怕，因為文學是變遷的，你去摹倣那一位好呢？現在有一最好的辦法，就是「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要自己去創作，纔能有偉大的作品。

虞美人

聯

風涼秋老，雨過雲黑，與鬢華同車晚歸，道及年前事，悵觸萬端。景物依然，音容何在！賦詞紀感。

輕車捲入黃昏去，一片淒涼雨。乍明燈火市聲融，瞥見那人輕俏臉微紅。絲絲風柳經霜冷，又是清秋景，沉沉彷彿夢中身，日暮天涯何處喚芳魂？

其二

鬢華

黃昏疏雨吳棉薄，古道輕車過，掠窗燈火乍融融，暮見伊人雙頰上微紅。那堪又是年前景，一樣風絲冷。流塵蕭索夢中身，明滅街頭人道有幽魂。

階升法與徐志摩

鄭德坤

凡是一個著作家，一定有他著作的目的。比如作敘事文，他一定想將他所要敘述的，清清楚楚寫出來；若是做抒情文一定想將他的感情活潑潑地寫出來，使讀者生了內心的共鳴。總而言之，作文的目的是要使讀者看到文中的東西和作家自己所看到所想到的，一樣清晰，一樣完整，一樣優美。修辭法(Figure of speech)就是達到這個目的的一種技藝。

每個作家有他特長的修辭法。由他的修辭法可以看出他的個性。因為修辭法的發源，雖說是因為語言，文字不夠用，可是大部份却是因為各種東西，思想，在人類的腦中，是相聯相關的。我們想到一件東西，便會聯想到別的有關係的東西來，不論是相似，是相反。——這是人類心理的天性。作家的修辭法可以說是他自己腦筋·思想運動的表現，實最可以看出他的個性來。英國的文豪 Shakespeare 最歡喜，最慣用諷刺法——特別是冷語的。他就是英國文學

史上最 bitter 最 Sarcastic 的一個人。我之將徐志摩和階升法合論就是這個理由。

階升法 (Climax) 是將吃緊的話擱在最後，輕的話擱在最前，中間以次漸重，謂以次漸高，像升階一樣。

我平常看徐志摩的作品，覺得他用階升法最多，他的作品處處可以碰到。爲着要做這篇文章，就將我四本他的著作，像拔門齒的，由書架上抽下來。呵！不用將四本自頭到尾看了，在每本的第一頁，便可以得到階升法的例子來了。——

1. 落葉——「你來罷，隨你講，隨你自由的講，你愛說什麼就說什麼，「這不是一層高於一層麼？」

2. 自剖——「愛看動的事物：愛活潑的人，愛水！愛空中的飛鳥，愛車窗外掣過的田野山水」。

動的東西不是以次漸大麼？

「星火的閃動，草葉上露珠的動動，鬚在微風中的搖動，雷雨時雲空的變動，大海中波濤的洶湧」，這也是越動越起勁的。

3. 巴黎的鱗爪——「香草在你的腳下，春風在你的臉上，微笑在你的周遭。」這
不是越來越舍不得了麼？

「不拘束你，不責備你，不督飭你，不窘你，不惱你」，不揉你，這不是愈來愈切身麼？就是愈來愈切身所以有力量。

4. 志摩的詩——雪花的快樂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裡瀟灑，

我一定認清我的方向——

飛颺，飛颺，飛颺——

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淒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悵——

飛颺，飛颺，飛颺——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裡娟娟的飛舞，

認明了那清幽的住處，

等着她來花園裡探望——

飛颺，飛颺，飛颺——

呵！她身上有硃砂梅的清香

那時我憑藉我的身輕，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貼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一種一節深於一節的情緒活跳紙上。雪花的快樂，到了「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後，我們還可以看見他笑嘻嘻在這心殿中做主呢！

四本書，不約而同的，第一頁，就有階升法的例子，這不是偶然的。書中的例子，多不可勝舉的。總而言之，徐志摩是一位慣用階升法的作家。那末，我們如何看出他的個性呢？

我以為一個作家要能夠常常用階升法，至少要有下列的二種原動力：——

1. 向上，熱熱的情感。——階升法是向上，一層深過一層，一級急過一級的筆法。假使沒有一種向上熱熱的情感是辦不到的。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用了這個筆法是他受冤，情感勃勃，熱熱不平的時候。這種向上熱熱的情感一來時，連作家自己的呼吸都會推快了。所以要寫出這熱熱的情感，階升法是最合適的。

2. 好動，任性的想像力。——階升法，是要應用許多材料的。要將許多有關聯的東西

，案程度之高低列出來。假使沒有一種好動，任性的想像力是辦不到的。莊子是善用寓言法，這一個作家，他也是常用階升法的。他的齊物論有「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的。他用階升法的東西多着呢，我們不能多舉了。而他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介好動，任性，富有想像力的作家呢。所以我說，要能運用許多東西，一種活潑，任性的想像力是少不了的。

由這兩點看來，假使我所說的是不錯，徐志摩個性中至少有下列三點可注意的：

1. 他是個有感情任性的人
2. 他是個好動，向上的人
3. 他是個富有想像力的人

要證明我的推論是不錯的，不得不將他的作品和他的背景來做證據了。

1. 他是個有感情，任性的人。——他的落葉說：「我是一個信仰感情的人，也許我自己天生就是一個感情的人。」「不愛的。儘管可以隨意的踩過，絕對不必理會」，是的，因其有這種天生不受霸纏的性情，所以不管你是張君勱，是陶孟和是 H. G. Wells，或是 Katharine

Mansfield；他愛你，就對你說，不讚成你也不假裝親善。這是他的真誠處，是他的天眞。假使把他看做一個驕傲的青年未免冤枉了他的。

2. 他是個好動向上的人。——他自剖開首便說：「我是個好動的人。」就是他的事蹟言之，他也是個好動的人。他的足跡幾乎遍全球了。這是他的環境造成的，不是能和別人共有的。假使把他看成一个流浪，不務正業的人，那就大錯了。落葉結尾說：「我盼望我至少可以代表大多數青年，在這篇講演的末尾高叫一聲——用兩個有力量的外國字——Everlasting Yea！」他不獨是自己向上，他還愛青年們——啊！甚至，小孩子們都來同他一齊向上。他海灘上種花，結尾一段話是很有毅力的，——這種態度，雖往往容易流失於理想化，但是在我們這令人消極的時代中是一種不可少的毅力。

3. 他是一個富有想像力的人，這一點他作品中處處可以找得到。一種抽象的東西，他能夠描寫得活潑潑的動着。這種寫法在文學上，一來讀者容易明白，二來巧妙，最好是帶有詩意。我們落葉一開就着蹤了：

「我知道煩悶是怎麼樣一個不成形，不講情理的怪物，他來的時候，我們的全身彷彿被

一個大蜘蛛網蓋住了，好容易掙出了這條手臂；那條又黏住了。那是一個可怕的繩子。」

「可怕的枯燥，好比是一種毒劑，他一進了我們的血液，我們的性情，我們的皮膚就變了顏色，而且我怕是離着生命遠，離着墳墓近的顏色。」（按修辭法這可以爲顯比法，也可以爲擬人法。）這是使文章美的一種筆法，同時我們也可以見出他想像力之高強了。

「是動就會催快我的呼吸，加添我的生命。」——自剖，他是這種的一個人，那能不使他做階升法的戀人呢？

不錯，徐志摩是一個階升法的慣用者，這是有他的個性做背景的。階升法不過是他文章的一種表現而已。至於他在中國文學上的地位，或稱他一手奠定了文壇，這未免把他看得太高了。我以爲他的文章不是上等的。可是一種熱熱向上的情感活現紙上，就足使他在文壇上站了個相當的位置。所以我說，以上說的三項都是徐志摩整個個性中潛伏着的特性。在他的作品中處處可以看到。先要看出這個才知道他說話，舉動的來歷，而這正也是他文藝最有價值的一點。

他的文章由文藝的眼光看來最鮮明的就是流利，流暢，一種滔滔不絕的氣象活現紙上——階升法是一個好例。

「現在時辰到了，你們讓你們熬着，壅着，迸裂着，滾沸着的眼淚，直流，狂流，自由的流，痛快的流，盡性的流，像山水出峽似的流，像暴雨傾盆似的流……」這種帶有階升法的色彩，滔滔不絕直流出來的筆法，不獨使文章流利且很有力量。

他的文章再一個好處是「舉例」。每一句話說完之後立即舉例以證明之，使其文章於思想很抽象時能使讀者容易明白。最鮮白的例是話頭一節，他說了些忙忙碌碌的什麼「絕對的值得聽的話是從不會經人口說過的」話，接着假使沒有「比如」和「舉例」，讀者未免要感到一種像在黃昏時一樣迷茫不清呢！這是明說要「舉例」了，不提省而直舉出來的更不可勝舉了。這是文章清晰的一種筆法。

以上說的幾種徐志摩文章的好處外，還有一種特別處，就是他文章之所以和同時文章不同的要點，在中國可稱自成一派。我們一讀當然不能誤為周作人先生的「小品散文」或魯迅先生深刻的鄉下描寫；胡適之先生的考證文章，或俞平伯先生的像 *English Essay* 的書

文瀟派文，他作品中是找不着的；至於創造社諸位先生的漫漶文，或新出的什麼第四階級文學，更不是他所寫得出來的了。他是中國散文歐化的一個先鋒，非惟是他的風格歐化就是文章的取材，文章的舉例也多用西洋的。——這不是絕對的，不過他的文章裡比較多多了。

「美感的記憶，是人生最可珍的產業。認識美的本能是上帝給我們進天堂的一把秘鑰。」——（曼殊斐兒，它自身也是一個好例。）這是歐化句中的一妙句。他文章的歐化，和他對於西洋人物之熟識，確是他動的結晶，是他文章的特色。但是我以為他欠翻一翻英國文學史，也許是忘了。

英國文學，十七世紀最時行一種風格，Samuel Johnson 稱之為 Metaphysical Poetry。這種風格起於 John Donne，Alexander Cowley 手裡頂盛，傳了不久到了 John Dryden 便衰了。徐志摩也許是忘了這一派詩人失敗的原因。他們的風格是 wit 和 Conciat——說話越巧越好，比喻得越妙越美。——可是到了極端，巧反不巧，妙反不妙，因其 too far Fetched，遂流成橋揀造的毛病。

徐志摩文章的弱點就在這裡。既舉曼殊斐兒的例不妨再在這篇找一個：

「至於他眉目口鼻之清之秀之明淨，我其實不能傳神於萬一，彷彿你對着自然界的傑作，不論是秋月洗淨的湖山，霞彩紛披的夕照，南洋裡瑩澈的星空，或是藝術界的傑作：培德花芬的沁芳南，懷格納的奧配拉，密克郎其羅的雕像，衛師德拉或是柯羅的畫，你只覺得他們整體的美，純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而不可說的美；你彷彿直接無礙的領會了無限的歡喜，在更大的人格中解化了你的性靈。我見了曼殊斐兒像印度最純澈的碧玉似的容貌，受着她充滿了靈魂的電流之凝視，感着她最和軟的春風似的神態，所得的總量我只能稱之為一整個的美感。」

請問，讀了這一大段是否同他感到一個整個的美感——我却感到一團密霧。他找了許多比喻堆堆進去，正像中國舊小說家將所有形容美人的話，或形容詞全抄進去一樣，終不得要領。同是濫調，我們不能說西洋貨色是件件可靠，件件是「萬應散」。

他的文章的弱處不只此。導言往往拉得很長。這和他的階升法是同樣有他個性做背景的。他的文章太流暢了。流暢固然是好的，是有力量的，而且不與本題無關是不關係的。可是我們喫聖誕餅時咬了三大嘴，還不見裡頭包着的東西，未免要着急嚷道：「媽媽！李子

乾那裡去了！」就曼殊斐兒說，他寫了一大篇才說：

「去年七月中，有一天晚，天雨地溼，我……」哈！哈！天雨地那能不溼，這真是太流暢了。這也許是他太忙，沒有功夫校勘一下吧！這種小錯誤多着呢！如這篇下面說：「談的是東方觀音，耶教的聖母，希臘的 Virgin Dana ……」據我所知道：Diana 是意大利的慈悲女神，希臘的却名 Artemis。這不能算什麼，不過是一時之誤吧了，我們批評之不能吹毛求疵的。

曼殊斐兒末了的詩，他自己以為很滿意，可是仔細一看和平常的哀婉文有什麼特別凄苦的情感麼？陶淵明的自挽詩比這個好得多了。一個生活平滑似鏡的少爺，那知道凄苦的滋味。他們的文章滑稽的警句的成分比較多呢！就落葉中的話吧！

「感情，真的感情是難得的，是名貴的，是應當共有的。」

「我們的運命永遠是在天平上稱着，」

「歷史上所有的大運動都脫不了瘋癲的成分。」

「他們（狗子）全是不躲懶的保衛團，一見穿大褂子的他們就起了疑心，迎着你嘩

還算是文明的盤問，頂英雄的滿不開口，望着你身上直攻，那才麻煩。」

「我相信我們平常的臉子，都是太像騾子——拉得太長」

「需要的改良與教育的是我們過分文明的文明人。」

「人生真是變了一個壓得死人的負擔。」

「絕對的值得一聽的話，是從不曾經人口說過。」

「大自然才是一大本絕妙的教書。」

「我們一生不成材不碍事，材是有用的意思；不成器也不碍事：器也是有用的意思

」。

「生活是藝術。」

「那月刊定名理想。理想就活該永遠出不了版！我看我們成立會的會員名字，至少有四五十個，都是「理想」會員！但是一天，一天又一天，理想總是出不了娘胎，我疑心老實交過稿子去的就是我。」

.....

「你們要不怕做小傻瓜。」（末了一面）

呵！這是由徐志摩落葉園中摘來的值得細嚼的幾種鮮菓和值得微聞的幾朵香花。呵！這種花菓在讀者的口中，鼻中，不論他是中是西是男是女，都是同一樣的清甜，同一樣的清香的。我用修辭法的口鼻，聞之嚼之，是有一種特別深一層的妙處，因為我知道他用的方法，和花之所以香，菓之所以甜的來由呢！這就是修辭學之所以不可以不研究的一個理由。

一九二九，一，二十一燕大



詩之片面談

楊蘊端

詩者，美術之一也。觀一國民族之美術。足以見其倫理之表象。夫卑野之國民，喜悅卑野之美術；高尚之國民，追求高尚之美術；勇敢之國民，創作勇敢之故事；淫逸之國民，則有淫逸之歷史；理固然也。由此觀之，形式固由內心產生。而詩者，自然之天籟也；宇宙者高懸之無絃大琴也，吾人將想像與情感，撫之彈之，使之有聲有韻，而於衆不一致中，取出一致，於衆不平等中，取出平等，於大差別中，尋其小差別，則萬物之聲，互相調和，而成爲宇宙間大自然之天籟矣，故曰：「詩者，乃個性之「自我」，個人心靈之總和；於此，作詩之信念，不能不略爲提出：

一、信念自由：我國舊詩最重格律與音調，每每意境爲其所限，因而抹煞。自新詩運動，推翻從前格律與押韻之拘泥，而盡量表現「自我」，凡情緒豐富之散文，每句分行寫出亦

可稱爲新詩。

二、信念普遍：嘗有人爭辯，平民詩與「貴族詩」之分，竊以有詩本無平民與貴族一定界線；同一詩人，當其感受貴族之印象，而描寫貴族之事物，（如杜甫之麗人行、江頭，全篇都描寫豪華盛衰之感，含有貴族之意味，）讀者便稱之爲貴族詩人；及其發洩社會中下階級之不平，描寫貧苦壓迫之狀況，（如杜甫之羌村三首與垂老別等詩），讀者便稱之爲平民詩人，故作詩之信念，不可偏於一方面也，夫一切文學，皆含有社會之要素，皆含有「羣」之本性，與同感之情緒，吾人有以爲中國式之隱士、杜門謝客，隔絕塵囂，必無情緒，必無同群性矣；殊不知彼等正如常人異途同歸，不過彼等移情於木石鹿豕而已，夫彼等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而其移情即在是矣。

其次將中外新舊之詩體與性質略爲分述：

一、詩之想像與記憶 作詩之有想像，能令意思具體發表，而語句新穎，如「雲想衣裳花想容」句，以雲比擬衣裳，以花比擬容顏，何等美妙？又若「如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句，則由今宵之想像，憶起昨夜之情景，可知想像與記憶，有密切之關係矣。

二、詩之美 乃想像中之一種增減，一種選擇，一種調和之力量，其致美之方法，在行事與風格，而不在乎本體。如做字練句音調結構等，能助成詩之美份子。要之詩之美，乃由反感與印象而定，須在內心上能永遠感觸一種精神上之完全，如讀過「武松打虎」一段，覺得該篇文筆非常生動，非打虎之本體美也，乃因一醉漢，於月夜林間，獨自一人。忽然勇敢起來，逞威與虎相搏之有趣也，因此令人想像中，生出一種痛快之感，遂顯其美。

三、詩之真實 詩之真假，在乎本體，詩人能運用一切情感，道盡古今中外之奇妙，有時詩句對於事實上未必可能，然分析其本體，則亦不離其實，如「搗麝成塵香不滅，攬蓮作寸絲難絕」，兩句，雖未必有人「搗麝成塵」，未必有人「攬蓮作寸」，然而「麝香」，吾人知世有此物，「藕絲」乃吾人所易見者，至於「塵土」與「尺寸」，則更平常矣。故曰，無論詩句如何運用，而詩之本體，則真實也。

四、詩之材料 無限定，何物可以入詩？何物不可以入詩？乃在詩人之剪裁與調和耳；乃在詩之命題如何耳，譬如一個燒餅當描寫平民生活時，大可將之放入詩句中；惟當描寫一個詩人望月有懷之時，則斷不可將燒餅二字運用在詩句中矣。又如白居易詠棗詩，全首將平

常人所不注意到之事物，用比喻與哲理之方法，表現出之，讀其「葉小如鼠耳」句，何等平庸；但讀至結句「君若作大車，輪軸材須此」，便知白居易妙將其大意，由最平常中引出矣，竊以爲詩人利用材料之時，要有駕馭妙化之功，能體會「美人細意髮貼平，裁縫減盡針線迹」斯可矣。

五、詩之體裁 須具體須細心體察人類之經驗，用情感與想像寫出之。故造字練句，極其重要。如「采采流水，蓬蓬遠春」，及「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等句，一讀便知作者造句練字，毫不苟且，詩之體裁，有直喻者，如「芙蓉如面柳如眉」句是；有暗喻者，如「宛轉蛾眉馬前死」句是也。

六、詩之音韻 有所謂「聲」者，注重平仄；有所謂韻者，注重每句最末之一字，要之，許多想像與情感，乃因音韻而發生，而增加其快美之要素。

碧特麗思

(Beatrice)

韋叢蕪

Oh, eternal light!

For I therein, methought, in its own lve,

Beheld our image Painted.

—From Dantes "Paradise"

親愛的孩子們，有一位叫作但丁的詩人，說了一個偉大的天堂故事，這位詩人夢見他被美麗的碧特麗思引領經歷天堂。

事情就是這樣的。但丁曾對於所有的人懷着那麼多的不親愛的思想，以致他無論什麼時候，在他所居住的弗羅連士城的大街上走，他便以為他在所有的人臉上都看見惡的記號。

在他看來彷彿世界上人人都從上帝那里迷失了。她心中忿怒的悲哀變得那麼大，以致其中連

一點親愛的，希望的思想都沒有。於是有一個驚人的異象(Vision)來到他的眼前。在他看來，彷彿他所愛戀的碧特麗思從上帝那里下來向他說話，向上引他，把天堂指給他看。

但是起初他的眼睛是那麽朦朧，那彷彿只是幾顆小小的星星灼耀着而已。但是當他們走的時候，碧特麗思向他說了許多他不曾明白的事情，她談着的時候，天堂變得更清楚了，他看見星星完全在一塊成一團柔和的光輝，有於許多聖人的圓光，世界上的智慧開始潛離但丁而去了，他在天堂那里站着像一個小小的孩子似的。

碧特麗思繼續把他往上引，無論什麼時候她希望他看天堂看得更清楚，她便向他談他所居住的世界，和他所憎恨的人。現在一個和上帝同居的人，來說憎恨，那是沒有什麼的。

但丁聽着的時候，他便開始看見「人」在天堂裏。當他得悉此事的時候，他們迅速地飛向上帝，看呵！在但丁看來彷彿天堂上的越高，他來家來的越近，因為環繞他的周圍，有着他所認識的臉孔。

他們繼續往上到最高的天堂，在那里上帝和人同居，天使說不清那是上帝那是人。碧特麗思把這偉大的神秘指示給但丁。他站着不動，望着，偉大的光照入他的眼睛。

雖說他沒有告訴我們他看見了什麼東西，我們却知道那是他所住居的弗羅連士城。而且他是以親愛的眼睛看着所有的人，看他們正如那些和上帝同居者看人一樣。

天堂就在這里，小小的孩子們啊。我們且彼此相愛吧。

附記——這是從芝加哥的幼稚園文藝書局 (Kindergarten Literature, Co, Chicago)

出版的名家兒童故事選述 (Child Stories from the Masters) 譯的一篇小品文。此

書是莫得麥列費 (Mande menofae) 編的。我們讀但丁神曲 (Dante's Divine Comedy)

第三而且是最後一部天堂的時候，要沒有美麗的動人的，聖潔的碧特麗思 (Beatrice) 作全詩的中心人物，我們會把這書當作荒誕的神學作品，尤其是我們這般「異教的或無宗教的中國人」 (heathen Chinese)，很難讀完的。看來所謂宗教或者可以滅亡，愛與美却是永不會滅亡的吧！

這篇小小的故事，充滿了重述者個人的近代基督教的精神。神曲最後一章雖敘到「最後，准他 (且丁) 一瞥偉大的神秘；三位一體，和人與上帝聯合」，但是但丁所關心看的似乎還是碧特麗思在穹蒼裏，在被祝福者之中，在聖母旁邊，向他微笑：

他所看見的雖有熟識的臉面，但那都是被祝福者，並非他所居住的整個的弗羅連士城(Florence)，記住，他在地獄(Hell)裏還遇見些人哩，而且大抵是他所反對的人或仇人。

總之，教小孩們彼此相愛總是可嘉的事，因此我還把她譯出來。這個故事本身總是優美的。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叢蕪寫于達園

冬夜廚中搜得餘饌與偈諦斧心共飲

春明

宴居湖畔復何求，滿目風塵苦未收。且喜夜來餘贖饌，似緣將別罄深甌，疎狂管得
旁人笑。醒醉寧關大局憂！停飲欲言渾不覺，遲遲寒月入層樓。

寒夜與春明斧心芸窗共飲感而賦此

曼珂

一湖風月擁高樓，贏得前人秉燭遊。話到深情緣抵掌，感隨寒夜共擊甌。敢云冷酒
濃詩興？偶引狂杯淡客愁。萬里蘋逢二三子，不須紅紛也綢繆。

初愛的眞

謝冰季

——寄給海外哥哥——

十月十三日

我真不知怎樣好。

聽到院裡的落葉，在沙沙的墜語；看見了天空的陰雲，和搖動的樹梢，就知墨色的四野，早已埋伏着將起的風了。心府中就像已刮起黃沙滿天的狂風。筆是握在手中，只是肚裡的萬千句話，却不能由腦中同時的注向筆尖。見了紙，就不會運用筆了。筆真無用，文字更是弄人的東西。——心緒，是這樣說不出地不寧靜。

——這或許是兄弟情誼，神妙的心情吧！
我總這樣的猜想着。

真的！每每把信封填上了清清楚楚的姓名和住址後，把郵票粘好後，擺好信箋提起筆來，便想着，想望着青天中的浮雲；希圖在雲裡找出我所要說而無法說起的一些話來，但至終是被了雜亂和快樂心情的淚珠填滿眼中。時間是這樣的過去了，紙還是空白的擺在眼前。心緒，仍有說不出地不寧靜。

兄弟的心靈，似應是通着的；似無須言語文字來互相安慰。但這只是理想，而非事

實。——以理想的兄弟心情，而想用文字來代替，便覺得這是難事了。如其你問到我別後這許久，爲什麼竟沒寫過隻字，我便不會解答了。真的！別後這一年裡，我可說是苦悶萬分。——與其說是「苦悶。」還不如實在的說：「我真幸福」較好。

莫名的情緒，像火樣燃燒。——聽呵！狂風已經是來到山前了。

此間可說好極：有奇怪的山峰，有叢叢的樹木，有嫵媚的花草，有鏡般的湖水……也有人們歡笑的声音。在這大自然的懷抱中，足以使我沉醉，而忘却一切。

自然是怎樣的玄妙，我不會說。像這樣的這裡輕輕渡過一年，竟似夢中。看見春天來到，我便歡呼的同着三兩朋友，跑到山峯上，領略那如醉的春景，如醉的春風，如醉的桃花，和迷茫的四野森林。每每在人羣中，我不自覺的凝神，注視着奧妙不測的自，然，我懷疑，但我敬仰。在春風中，在純潔的春風中，我的心，便像是生了白色羽翅般的高尙。——我自驚。我自慶幸。

夏天的悠長，更予我以沉靜的修養。在這時，同學們大多都回到他們慈母的懷裡，回到他們的故鄉。但我却仍在大自然的懷裡，回到隨處的心靈故鄉。晨間我總比日

頭起來的早，常將來着幾本詩集或詞選，順着河流走到樹下靜看。綠蔭下，短草上；在這樣清靜的暗處，常會使我的心靈，飛入飄忽的雲間，無際的四野。詩詞中的句子。

有使我同情，我便覺得牠是好。高起興來，也不覺的高聲朗誦。這樣直到日頭出了許久，蟬聲大噪，鄉間的小朋友們跑來看我，我才緩步的走回早餐。有時出來時帶了餅乾和水果，便在當地吃了，睡在綠蔭下的短草上。也有時和孩子們打趣，給他們水果吃，給他們說故事，或是他們的其中一個出來說，但總是神怪而可笑的。他們都極喜歡我，因此我們在自然裡認了好友。秋天一到

，便不常和他們一起說笑了，但我想到他們時，便覺得那天真眼球中所含的神祕，正如自然的純潔，而始終一樣。——不像成人的眼球，常常變化的怕人。

秋天的臨到，在學校生活中正如春天。——是一年中之始季。這時同學們都離開慈母而回到學校，起始工作。

每到課餘，紅日將落的黃昏，我便到溪旁閒走。來散散一天中散亂的心神，偶爾坐在溪旁，看見布紋般的涓涓流水，便留心的注意到，清澈的河底裡，細細的沙泥，光滑的石子，深綠色的青苔，游泳自如的小黑魚。我像是在一世界中，而觀察另一世界的情

形。

山已經是染了紅色，四野是沉默着，枯舊的黃葉在地面含笑的散步。一切在沉默中都伏着樂味。而我深奇怪，有些同學，常在這暖柔可親的秋天中發牢騷，悲哀呵！無聊呵！失戀呵！等等。我雖不懂，但我覺得可笑。

由秋天到冬天，使人一天天的精神起來，因為冷的空氣，是要叫人生出抵抗的能力。因此在冬日的黃昏，我也常常的提了冰鞋披着陽光到冰場去。

真快呵！日子是這樣如飛的過去了。我只說我真幸福，造物的愛我，正如母親的愛

我是一樣的，我每每回憶着童年的生活，想到現在甜美的青春，便幻想而憂慮到白髮時候。哥哥！你該笑我吧！青年人似不應說這樣的話。

昨天母親會有信來，說及你七月的女兒是如何的可愛。已經學着會說：「媽媽」，「爹爹」了。等我們年假回去她不知該要多少們可愛了。我向來不慣於和頂小的娃娃們玩，因為小孩子的心理，常使成人所猜想不到的，不如他們的心意時，便要大哭。但我不知為什麼却非常的愛你的女兒。她從不大哭，她常是笑着，也會逗人。兩個黑大的眼

你也很好。——這是由你寄到家裡
球使我見了，好像已懂得了她的意思。
而轉來的信上知道了。

哥哥！恕我。一個永沒給你寫信的兄弟
，以這幾字來贖罪而開始通信如何？

頭低得久了。總覺得有些不好過，你可
聽見窗外風聲？！

十月二十五日

上次寄去的一封信，是什麼時候寫的，
說些什麼；我統統的忘記了。想我這信飄在
浩蕩的大洋中時，上信早已達到你的眼裏了
吧！？

差不多有十幾沒給你寫信了！這幾天裏

總有考，我真有些不耐煩。大前天攷完了，
今天下午國文先生又請假了。我真樂。——
這是多們可笑！學生的喜歡假期，厭煩考試
，和入學的目的。是怎麼的矛盾呀！

我很奇怪，人在由小到大的一年年中的
進程，心理上常會有種種的改變。即如我，
在你未去國時的我，是多們好動好玩的孩子
。而現在已經不大喜歡到人多的地方去了，
以前外面是好動的，心裏是靜的，而今呢？！
外面那樣靜，而心裏却無時不動。這我真不
自解。

前天——是星期六。同學們都進城去了
。他們洗了澡，把頭髮梳得溜光，換了新衣

服，提了他們的提箱，說笑的走出了宿舍。

院裏是這樣的寂寞，是這樣的空了，笑聲是這樣漸漸的少了。直到昨早我悄悄的起來時，望見蒼茫的太空，深心裏忽的浮出莫名的悵惘。

午夢醒來，同學們在城裡帶回許多新聞，因而笑聲又漸漸的多了。

笑聲來了，我又嫌太噪雜而討厭了。因緩步走出宿舍，看見淡藍而深遠的天際裡，飄忽着一片滾滾紅霞。四周的叢林，罩着一層淡淡的灰色。暮色的幽趣，是怎麼的誘人啊：

腦子才離開了夢鄉，似乎還覺得有些暈

沉，這時輕風掠過我的臉，從頸傾灌入，濕身上下乍覺一涼，才知道出來時，忘記帶了帽子和手套，忙把手插進口袋裡，腦子清醒了許多，醒後的無名煩惱，也因而消失了。

你如也在此地，當知迷林的遠景，是怎麼的誘惑我的脚步。紅日的輪廓，是看不見的，但那從林裡透出的光暈，却旋轉的射出千種色彩。——也許這是日神存心做出這半隱半現的態度，來驅使這些被她征服的男子。她手術是否正當，我不知道，也不敢說。但如其你說這是她媚，我却說我只是被她奧妙不測光暈和好奇心所征服；雖是愛她，但自覺微小。——懷着虛誠的心，而向前追求

，顯示着我已在被征服中的一個了。

「求知」中國生活，最是有味，最是沉醉，最是苦惱；也最是幸福。奧妙的東西，擺在前面，是永在引人一步步的前進的。但：如果這追求目的已達到了，所欲知的奧妙已解答了。又會覺得這東西平淡而無味了，事事不也如此嗎？！

光芒鋪在沙道，斜面上看去，閃着點點金光。我的脚步漸漸的向着光輝走去，腦子覺得清爽，步履也更覺輕快。

達園的葉子該已染了黃色，或竟是一小半已落下吧！——是的！因着致書的忙，

和些不相干的事，達園算起來怕有半月沒有了。

達園或許我還沒告訴過你吧？！是學校附近一個和人花園，但園主不在，且學校人都可以隨便進去的。園裏佈置那樣具着沉點的幽雅，正如我的幻想，正如夢中的迷景，因此我常在紅日將落的欲醉傍晚時，跑到園裡，去找尋我安宿心靈的好夢。——夢，是這樣的引領我，是這樣洗滌我深心中不定的積穢，

身子立在叉道上，前面便是無名湖，左邊是朱色的校門。脚步不同着波光明耀的水

湖，和些紅綠衣裳人兒的影兒所誘惑，却仍是不假思索的走出校門。校門外的大道是熟識的，是到多情達園的道，因而我專一的心是如此前進。

橫在大道的一條河流，水面上遠望波紋閃閃，這時我心中似有所觸。哥哥！你可記得我們兒時，每當夕陽西下的黃昏，便攜手迎着海風，這樣的樂趣，或許要因着我們年歲的加增而要減少吧？！

郊外的景色，和城市的景況真不相同，就拿土說：城市的土是污灰的，郊外却是純潔的黃色。路上的不斷的見些紅黑顏色的孩童面孔，對着我天真的微笑。見了他們，使

我自形慚愧而羨慕。郊外的景色和郊外的人們，統沒有一些粉飾，而在自然中，已在深刻的表現牠們（或他們及她們）偉大的美了。

園裡很寂寞，或許是因為牠的深大，和幽雅之故。細碎的泉聲，和小鳥晚歌，在落日的光輝中蕩漾着，更覺使人心醉。小徑是這樣的曲折而沉默在兩旁的樹下。瀟灑的衰草上，添了許多醬色的枯乾落葉。我踏在上面向着陋室走時，安靜的花園因而發出清脆，響亮而脆的聲音。這葉聲有如少女煩悶時所彈出的琴音，因而也撥動了我的心弦。

過了陋室，一步步的登向高處，高處是

山頂，山頂上有一座小亭，很精緻的，但我不能告你牠的名字，因為我忘記了。我覺得有些疲倦，便坐在亭前看呆。

山上不同下面，山上有風，風很純潔，很乖，且很知趣，一些也沒有帶着塵土。只是無形中來回流過我的臉，吻着我的臉，這很滑，很甜蜜。因而注意到風，我注意到風的方向由風的方向，我注意到四周奇凸的山峯，——山峯上浮動的白雲，四野迷恍的叢林。雲變化方向了，變化樣子了，顏色也漸漸的改變了，我的心忽然感到莫名的煩悶。

真的！哥哥！我以前對自然只有領略，只有欣賞，但而今起了懷疑，以前看見山，

只是一個可愛的山。看見水，只是一片汪汪的水，但而今不同了，覺得山為什麼到春天綠？到秋而紅？到冬而灰？為什麼變？為什麼要變？為什麼好看？為什麼要供人欣賞？人與牠之間有什麼關係？人為什麼需要這些景色？水為什麼流得要好看而且好聽？……

許多問題來在腦中，我因而煩悶了，我很害怕。——向來快樂而天真的腦中，忽來了「問題」，有「問題」是可怕。

山峰，白雲，落日，都在對我做神妙的笑容，她們雖美，但不能給我解答問題，我煩惱我不高興，因而我也不想再看了。

一路上披着夕陽快快的回去，我的影兒

怎樣變長，怎樣的沒有了，我不知道，也不像往回注意。

「搵幸！真清閒呵！——」一個人。「我是像睡醒了一樣的回過頭去，才知道是同學麗，麗也像是在這裏玩，却從另一叉道上來。麗對我迷迷的笑，因而我也很高興的說：「——是！你呢？」。兩個又道歸在一條大道上，道上這樣靜，於是我們便在一起走。

我很高興，因為我覺得兩個人在一起，或者能討論出，方才我懷疑問題的結果來。

我說：「麗——我問你一個問題好嗎？」她說：「什麼？什麼？」。我想想，沒

有頭緒，我覺得不會問，怎麼說呢？——於是我臉上有些熱而紅，我只好笑了說：

「沒有的！——說着玩呢！」。問不出，心上仍不免煩悶。她見我的樣子很奇怪，她也臉紅了。於是我想，覺得我的臉所以紅是因要問而問不出而紅，但是她為什麼也臉紅？大奇怪了。我因想奧妙的事情太多了，不只是自然令人懷疑，原來人的動作，也是這樣奧妙不測的令人懷疑，——但我也是一個人呀！我為什麼是人？這樣說我也是個很奧妙的了。於是我大聲傻笑。

麗說：「搵幸！你這人真怪！又笑什麼？」。怪嗎？是的！我很怪，因為人都說我

她問我笑的緣故，我又不曾答，看見草怪的。

地上一條狗在亂跑，因指着狗對麗說：

「——我笑嗎？我笑這條狗昨天跑入我們的宿舍」。說着麗也笑了，其實昨晚並沒有那回事。

麗又和我說了些不相干的話，如「書考的怎樣？」到城裡去看電影了沒有？」等等的，我心中因懷疑自然和人，很煩悶因覺得麗很討厭而且可笑。到了宿舍我便佻笑的對她點了頭，說聲「再見」；便跑到床上躺着，更加煩悶。

昨天的事，還盤據在今天的腦中。更加

煩悶。

住了吧！飯鈴響了。

未完

無產階級的理論家們，不但應該用了確實的客觀性，來描寫藝術的各樣的花和果實，在社會性的地盤上，怎樣成長起來，而且對於藝術，也有批評底地，前去接觸的十足的權利。

——魯迅譯藝術論

請看世界政治舞台的縮影

中外評論

對外各種問題，有系統的論述。對於國際情勢，加以科學的分析。

海外名人重要言論的譯載，雋永有味的國際時事述評，熱烈懇摯的對於政治外交諸問題的通訊討論。

南京中外評論社出版

本校合作社代售

睿湖 第一期

定價三角五分

（本校同學 本校合作社購買。特價三角）

燕大國文學會出版

北平樸社印行

總代售處：北平景山書社

分代售處：本校合作社及

北平各書店

陳跡

曼珂

在北方的天宇下，雨是不常見的，像這樣的霏霏細雨，入春以來，還是第一次罷。

早飯後，維寔君披上雨衣，想去玩索那「斜風細雨不須歸」或「細雨騎驢入薊門」的雅興。他繞了未名湖一匝，全都失望了，因為凡是織成雨天圖畫的色素，在這裡一點都找不出來，除了幾樹松針滴翠外。何況翦翦春風。又饒涼意？

維實君失望歸來，屋子裡是陰沉沉的。隔壁傳來一陣淒厲地梵亞鈴之聲，更使呆在

桌前的他，感到獨坐幽窗，倍加淒寂。煩惱，一幕幕在他腦中展開：

——春冰已泮，我懷仍結。誰說春到人間呢？

——呵！我腦海是一泓靜謐地死水罷？春風已吹不起半點漣漪。

需要友誼麼？還是愛情？

——唉！衰朽的人，去到你母親懷裡，追求你的生命罷。你需要，是一個纖塵不染的整潔靈魂。

維寔君在自問自答中，煙一支一支的半

化爲霧，半燼爲灰，然而煩惱是像一窩蜂。
既蠢動，各處飛。

抬頭望房中，似欲求助於煩惱的驅遣。
終於打開籐包，檢出一個疊成幾疊的書
夾，書夾內就是他歷年所存的信稿。

維寔君在憤惱的時候，是常常檢出自己
的信稿，或日記，慢慢地從頭至尾讀，似乎
這上面可以取到一切慰藉。讀到一件令人解
頤的事實，他是微微地從喉裡發出笑聲，雖
然淚珠還晶瑩地在眼眶鑲着。

維寔君在許多信稿中揀出兩封信使他會
流過幾次淚的信。下面就是這信的內容：

岳琳吾姊：

你來信引胡適「本想不相思，免得
相思苦，幾度細思量，情願相思苦」的
詩，來表白你近日的情懷，我亦有同感
也。本來黯然消魂，古今同痛，況情深
如吾姊與弟乎？惟生離不是死別，朦朧
地日月，終有雲歛晴空，非如憔悴落花
，永無舊時鮮艷，吾姊悟此，固不必把
自己終日浸在相思淚中，因愛我者轉以
病我。這并不是說，讓我們的深情沖淡
下來。不過我希望，我懇切地希望，希
望你撇下兒女子態，努力擴大人生的愉
快，或悲哀的同情。

現在的世界各國，都在謀經濟的發

展，因為每個社會變動，都以經濟為背景。回視中國，經濟權操諸外人之手，而喪心病狂的軍閥，還在日張撻伐，歸其罪曰：「天禍中國」，實則禍中國者誰歟？看罷！到處匪患，到處難民。我們到十字街頭，我們到民間去，就有許多慘酷現象來激蕩我們的靈海。我們還有良心坐在象牙宮中講個人主義嗎？你問我：「北京很好玩罷？」姊！你猜錯了。○畸形的社會，各處顯着畸形。○公共娛樂場，就是病的社會的縮影。○叫囂，奢靡，氾濁，鄙俗……一切的一切，在令人頭痛，所以我從沒有根據某種興

趣，滿足過我精神和肉體的享受，在各種娛樂場中。我祇覺得茫茫大地，誰個衆生？我并不是把自己故意作成一個悲天憫人的志士仁人，祇是這慘酷時代內的被壓迫於暴力下的呼喊，與流離死亡的殘象，以及貪鄙，卑劣，怯弱……等惡德，強烈地貫注在我心靈深處，迴環激蕩。我深知道這都是緣於社會經濟組織不良。我決心徹頭徹尾來改造這社會，我就不得不實際參加革命運動。

同房的C君，他在黨中是老資格，我就要求他把我介紹加入民黨。他的爲人是極其好，我的飲食起居，他關心到

比我自己還周密。我是喜歡睡早覺的，他常常這樣柔和的叫：「Dear mrt.！」起來罷，我們到外面作深呼吸去，」等我起來他是叫聽差把臉水弄好了，等到我洗完臉，就回到二院去作深呼吸和柔軟操。完了，我們再到豆漿舖用早点。

我們常常談及社會問題，我痛恨軍人的專橫，強隣的侵略，在我感情激越的時候，咬齒捏拳怒擊桌壁，以至流血及腕，有一次，月明的雪夜，我一人跑到北海瓊島上曼歌長嘯，在他那晚上去開會的時候。後來他婉言地對的說：「在鐵的紀律下，不許浪漫，不許太感情，生

活應該規則化，理知化，」我在每個週會上，我得了不少的革命理記，和工作經驗。當革命軍打倒湖南時，我們這裡就加緊工作，我是終日忙個不了，課當然沒法上，好久不給你信。也就是這個緣故。我在報上看到湖南民衆整個動員加入革命戰線。我是何等地欣慰呀。楊度說：「中國要亡，除非湖南人死盡，」湖南人的精神，的確是偉大呵，姊！你也在搖旗吶喊罷？你看過各種偵探小說不是？許多提心吊胆，恐怖危險的事實，都在這裡一幕幕的演起來。我也是其中脚色之一。姊！這才是有意

義的人生。驚駭，恐懼，悲憤，激昂，

欣悅，狂喜，在剎那過程中，演變着各種情緒。這之間，我的生活充實了。我想，假若被鷹犬之類的東西捕獲了，那慷慨就義時的心情，是比一個騎士救了美人同樣的感則痛快罷。姊！革命去，惟革命可以充實生活。惟革命可以認識人生。站在革命的急流中，是不容我們徘徊的。衝上前綫去！衝上前綫去！祝你努力！

維實於恐怖之夜。

維實君一字一囁的讀完這封信，沉思了

一忽，繼續與這信有關係的第二封。

吾琳吾姊：

不通音問，又是一年多了罷。在這短短的一年中，我的身心是變得太離奇了。無論誰都以為我前後判若二人。

有人說：這是動極思靜的緣故，但這話我不承認，因為我不是思靜，祇是動得太失望了。眼看整千整萬的頭顱，都犧牲在這動中，然而所得的代價，就是永久安謐的靜。束縛條約，取消了嗎？遠了。民衆疾苦解除了嗎？遠了。現在的武力，是不是民衆的？不必答，最痛心的，是辱國喪權的協定，反與不平等條約一層保障，我祇有捏指向天，痛罵一切。姊！我現在是不敢看報，因為打開

報，我的手就顫慄了。我需要，是一種不識不知渾渾噩噩的赤子之心，這樣不至使精神過受苦痛。近來因頹廢把性情養成孤僻了。看到一切的人，都覺可厭。由是與人曾有過的相當友誼，現在都宣告破產了。心情在這樣情況下，就最易引起回憶，甜蜜的，或酸楚的。尤其在靜影孤燈，和雨天月夕。姊！我現在唯一的慰藉，就是你刻在我心版上的溫情與密意。孤寂的我，祇有這僅有的甜密地回憶，來填塞我這空虛的心。姊：讓我來把這回憶寫出來，供你苦雨淒風獨坐惆悵時的咀嚼罷。

大概是一個晚秋的禮拜六下午。剛過一陣雨，天氣涼爽極了。聽到樹間嘶嘶地鳴蟬，看到草上晶瑩地露珠，忽然牽動了我的遊興。於是約了兩個朋友遊天心閣。麻石街一下雨就泥濘。我們就出瀏陽門沿城牆向南走。剛到稻田師範挨城牆的教室的時候，你不是也同兩個同學往南走？當你回盼時，嗚！你美麗的眸子驚了我啊。你是多麼風雅而活潑呀——和你同學的戲謔。你看到稻田女生隔着窗簾戲人。你沒冷着：「花欲窺人簾不捲」記得不？

最值得紀念的，是我攀登在天心閣

最高層的窗外檐上。那時候，我的同學下樓了。我一個人，在縱觀一切。忽然你在背後說：「危險呀！」我往下一看，也立時感到慄慄危懼。想下來，但離地太高，我徬徨了。你就伸手接我下來，並且裝做大模大樣的說：「細姪子，不要太冒險。」我心裡說：「十五歲啦，不小了，有資格……」但我的臉紅到自已覺得燒的痛。連一聲道謝都沒說，走了。遠遠的還聽到你同學奚落你的嘲笑。回校後我是如何的懊悔，懊悔我爲甚麼這樣畏怯？由是你的姿容言笑日夜在我心裡縈迴。

真是天假奇緣呵。你還記得你們那回聖誕節新劇的預演罷？場中所有的男性不到十人，我因爲我的老師——也同時是你們的老師的緣故，我得參觀預演。你走到我後面，一聲「借得用用！」還沒說完，就把我的帽子搶走了。回頭看，却是你，我是怎樣的驚喜呀。我從老師口中知道你就是岳琳：我更加狂喜了。因爲你的名字，我至少一禮拜看見一次。祇是你的名字和人沒有發生關係，在我以前的腦中。你的國文卷子，常常是我替你改錯。後來你不是叫我小老師麼？

你送帽子給我的時候，不是在悄無一人的走廊上嗎？你捏着我的手說：「怎麼這樣冷？跟我來烤一烤。」

此後我們就通起信來。最討厭是你們教會學校要檢查信，不能使我痛快的談。

禮拜日下午，是最快樂的日子呀。可惜上午你要作禮拜，不能玩個整天。

那天是收回旅大的示威運動罷。當他們赴教育會坪集合的時候，我們到雲龍馬廠租了兩匹馬跑到朱家花園。朝臘初上曉露猶濕。梅蕊幽香，沁人心脾。園裡是靜悄悄的。我們就坐在亭子中的

石桌旁。園丁送來了一壺龍井，我們雖然帶了水瓶，但是不好意思不要。我們就拿出藍子裡的點心，慢慢咀嚼。

因為太沉默了，你就問我些學校生活。但是還破不了可怕的沈默，你就說些我們初識的情景，我除了紅臉外，接着還是沉默。你後來把磁鼓移近靠着我，把頭依在我肩上，眼釘着我叫維弟。我看到你顫動的嘴唇，我臉上的暈紅，和全身的熱，迫我把頭低了。然而我靈海裡激蕩着「姐姐！抱我罷，吻我罷！」的怒潮。你後來伏在我肩上哭了。我就在你腋下扯出手巾替你揩淚，你又輕輕地

在我耳邊叫了一聲維弟。我知道你是在誤會我不接受你的愛，以至傷心。但是在我心砰砰而全身血脈跳動的情況下，我幼稚的心靈，似乎覺到許多暴徒在擠着眼等機會要來侮辱，然而希望你出乎意外的勇敢，卻與渴者需飲，是一樣的迫切呵。你後來止了淚，我就笑吟着：「喜卿晴淚眼」你說卿字太俗了。但同時沒有想出別的字來代替。你又指着我的臉笑道：「笑子慣霞腮」我說十灰的韻脚還寬，不如續成一首五律罷。由是我就續了前兩句和第二聯，你就續了末二句。成了一首這麼幼稚的詩：

策馬春風裡，
名園避俗埃，

喜卿晴淚眼，
笑子慣霞腮。

味輟杯中茗，
情移閣外梅，

日高人已倦，
聯袂賦歸來。

臨走的時候，你成了一首五絕。但後兩句我覺得有弦外之音。是不是你所爲而言，在你當時的心情？你還記得你的詩麼？我寫給你看。

對坐渾無語，
神疲欲欠伸。

柳絲春未透，
不解繫離人。

讓我再來談談遊岳麓山罷。

那是黃花綴地的九月。愛晚亭的楓葉，紅得那樣鮮艷。大概是昆濤亭吃麵吃得太鹹的緣故，我們吃了許多橘子，口還是渴得難受。我們就走到白鶴泉，

你用橘子皮接着泉滴，你渴了一口，把剩下的給我渴，等我喝完，我撲赤地一笑，跟着紅了臉。姿媚地憨笑呵！嬌艷地暈紅呵！是多麼深地一個印象呀，在我腦中。你是不是聯想到新婚吃合歡茶的故事而發笑？是不是因這觀念反應到羞耻而臉紅？當時我是何等的忽略了你的心境。我們每次遊岳麓山，總是不願意由過一次渡的靈官渡走。常常是過兩次渡的水陸州，爲的是在動搖的船上，多給我們一點藉口顛播而擁抱的機會。這靈感交流，雖然沒有經過我們坦白的聲明，但我們很明瞭這一點靈犀互通心曲罷。

姊！一切是不堪回首呵。我現在願意讓苦酒醉死我心靈，免掉心頭之重負。姊！我聽說你已和L君結了婚，我敬祝你永遠的幸福！

維寔於孤寂之夜。

維實君感到一切空虛，一切幻滅。生命如敗葉飄下深淵，望其長墜，無復追求。雖然他常拿這信來慰藉他的無聊，但實際上，不過像以酒澆愁，感受點強烈刺激。

——俛仰之間，已爲陳跡！

維實君覺得愛情，革命，在他心靈上，都成了幻滅的悲哀。由是深深地歎了一口氣。倒在床上，在夢中去尋覓他真實的人生。這時候正是淒風撼樹，冷雨敲窗。

十八春子一樓。

梨皮

蕭秉乾

「狗兒，家來罷！」

朱二奶奶抱着五歲上禿子，迎着風，冒着寒，立在破門檻上喊。

往常，這時分狗兒早回來了；怪，今天還不見他瘦小的影兒。她明知道孩子身上穿得單薄，天氣又恁般地冷；就是窮，媽媽也總是疼兒子的。

這時，大學的先生們全用膳去了！方才熱熱鬧鬧的操場上，現在却塞滿了冰冷的黑暗。

襁褓中的禿子，抱在二奶奶底懷裏，隨

着他媽東矚西望地擺動，在暮色蒼茫裏，看見了大學圖書館裏的電燈，玻璃宮般地閃耀着；大學壯麗的樓房，齊整地排列着。臘月的天氣，在北國裏，算是冷到頭兒了，由那削臉的北風裏，刮來宿舍裏先生們底胡琴和二簧的媽媽餘音。在那聲音裏，尋不到一點人間辛味，只有滿足的愉快，享樂的高歌。

這些影像，在熟慣了的二奶奶眼中，除了「望塵莫及」以外，早已變成平平常常的事了！只有在這才來到人間短短地五年，潔白的心田，不曾如一般人們之「人間化」的禿子

却勾起不少異感來。

「媽！」小手兒由滾熱的母懷裏伸出，指畫着說。

「他們真好！」難爲他從狹小的 Vocabulary 中，湊出這麼幾個字，來表示他底景慕。

「都是洋人蓋的！……狗兒！」

她又挑高了嗓音，喊起來。

這塞北的寒風，帶來的，除了凜冽的冰冷外，還夾着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鬼號一般的嗚呼。直好像這些都在鍛鍊一顆慈母底心。

「媽，窩窩頭該揭屨了！」

大姐——她底女兒——跑出來，吐着

他媽底衣襟，叫着。

「你爸爸也還不來！」她望着那一片黑魆魆裏的卣影，吐了一口氣真的，朱二今天回來得也不算早了！說來也是天作之福：他們一家老小底飯，都是仰賴着大學。朱二是給工程處僱去了。二奶奶就替木匠瓦工們，縫縫補補。可是一家子裏能抓錢的，還莫十五歲的狗兒。

誰都說狗兒有點兒鬼機靈。是的，他自幼嘴兒就甜，會哄人笑。他姥姥說：

「窮人能生張「貧嘴」，再有點聽話的奴性兒，便是造化，便不愁餓死了！」

這話既出自老人，總不會錯。狗兒底「抓錢之道」是天天在網球場上給先生們拾球兒。先生們又多是慷慨豪爽的，不像工頭兒對他爸爸那般苛，所以一天總掙個三四毛錢。孩子又護家，不愛貪零嘴，所以叫朱二夫婦更疼愛他。

二奶奶走進屋來，看見大姐把小飯棹已經放在小炕上了。

一盞破油燈，是擺子小棹兒的北邊兒。把一家大小底人影兒。全模糊地映在貼了不少舊的大學畢業典禮秩序單的黃牆上。爐上的籠屉，冒着熱騰的蒸氣，弄得小屋兒好像下起霧來。

二奶奶把禿子放在炕犄角，挽挽袖頭兒，揭鍋去了。

* * * * *

「媽，黃先生叫我上他屋子去了！還賞我梨吃呢！」

狗兒不等門拉開，嚷着就進來了。那梨的滋味，可由那浮現在他面上的微笑體會出。他手裏還捧着一把梨皮，雜着寒噤，告訴他媽說：因為梁先生進城去了，黃先生也許有點寂寞，橫豈是一時高興，居然把他拉進大樓裏坐了一會。又把吃剩下的三個鴨梨給他吃。又說怎麼一定要他削梨皮，他怎麼可惜；臨走，又怎樣假意說把牠們拋去，而偷

偷地，一溜溜帶了回來。

『給我一片，一片厚的！』禿子耐不住了。

。

『你也不聽聽你什麼腦袋！一臉野氣，一身蟲子，也配進先生底大樓！』二奶奶其實是驕矜起來。證據就是她欣笑着說。

她把梨片分成幾份：給朱二留一份，孩子們們各一份，自己也佔一點光。

『喝，那房子真煖！』狗兒搓着手，哈着氣，吹起法螺來。他告訴他們現在連牙粉全不時髦了，先生們用得全是牙膏。爲着『牙膏』，還費了一番解釋；然後才繼續講汽管的神妙，電燈的便當。……

『人家拉屎的地方，全比……全比咱們坑上，鍋裏，碗裏都還乾淨多了！』狗兒滿屋裏找，也找不出可比擬的，形容的對象來。他所例舉的，雖已令坑上的禿子，爐傍的姐子，佇立的二奶奶全驚愕起來，而在他却還感到太不愜意，——離實際遠遠呢！

他又說黃先生怎麼把他底情人的像片，供在書桌上。『神仙似地』是他對於容貌與一切的形容。——最高的而比較滿意的形容。

又說李先生怎麼自拉（胡琴）自唱；梁先生怎麼同蔣先生逛去……甚至于吳先生今天晚飯一生氣，把一棹連盤帶碗全給撞碎了。

聞全盡力說了。雖然其中，不免因狗兒「井中蛙」之見，而述說過分，但坑上的禿子却都呆呆地老實了。

* * * * *

由了誇耀黃先生會寫英國字，還有一堆堆地洋文書，他忽然問他媽：

「爲什麼我不能念書？」

這可真給他媽難着了！因爲二奶奶雖是識的人，可是總會曉得念書是「攢元

」的人間大道理的。天天門口過的坐汽車的，多是載洋水筆的。這，她常想：狗兒底汽車，今生就算坐不上了！因爲十五歲了，也不會帶過半枝鉛筆。

「孩子，這全是帶來的命呵！」

她擺着盤子，忽地慘然一嘆。

「命」，這個字給大姐底言笑全止住，怔了！自然她不懂得什麼，但由了她媽那灰長的面色，証諸正月裏爸爸險些給工頭遣散的時候的情節，她想這準是又有悲哀了！

窩頭端上來，醃蘿蔔今晚是切成方塊的。但是狗兒總咽不下去。握着筷兒，對着油燈發怔，似乎仍在那生硬的「命」字中追尋呢！

「媽，爲什麼要有命？爲什麼我們就該有這般的命？」

狗兒上不了學，却和他媽鬧起氣來。是

的，這話問得真猛，然而他實在解答不出。他想：他這樣檢球兒檢下去，是檢到幾時為止？先生們總要畢業的，自己底年齡總要增加的；等黃先生李先生全走了，誰還一回給他三四毛錢？等到年齡大了，身量高了，還怎好意思整天屈腰給人檢球？誰還要他檢球？不檢球，怎麼生活？……這些問題，給他想來，是一點無出路了。

「吃罷，好孩子！咱們這樣人還認什麼真！」

二奶奶拿着筷子，迎着狗兒凝着的視線，指了一下，給他這麼個不滿意的回答，不，只是個敷衍，意思是要他快吃。

「哥哥」黃先生幾時走？他走，「我們還有梨皮吃嗎？」玲瓏的禿子也有了一點隱憂！雖然隱憂的實質不同，畢竟這也是一種憂慮！

「我們這樣的人，就不同他們一樣嗎？不同是人，是中國人嗎？爲什麼我就應該檢一輩子球兒？狗兒那會把禿子底話，聽進耳裡！」

* * * * *

「爸爸回來啦！」大姐聽見了關門和擦地破鞋聲，憑經驗，喊起來了。

看見狗兒木鷄般地坐着，頭也不抬，他詫異得很。

『好孩子，又鬧什麼氣？我今天給頭兒罵了一頓，也沒敢言語。爲人總要忍，我們這種人更得忍，』

『我們是什麼樣的人？爲什麼『更』得忍？』

在朱二，那原是作爸爸的撫慰，狗兒却抬起一面板起的臉，對着勞力了一天的爸爸，却問了這麼一句。

除了屋裏燈燄與火苗的躍動，和窗外呼呼的北風外，只有悲酸，只有寂靜！只有不

平的悲酸，只有貧苦的寂靜。

『爺兒別吵嘴呀！知足吧！』

這聲音，分明又是西廂房多事的王二嬌底。

一九二九，十，廿七日

虹橋之畔，海甸。



華嚴月刊

第一卷第七期

查理斯，鮑得來爾
現代中國文學批評
最後的假面具
暑思
我生活在沙漠上
月色朦朧中的白河
博多萊爾寄其母書
歸雁

北平華嚴書店出版

血干譯
李辰冬
劉紹蒼譯
廣 虞
廣 虞
廣 虞
劉紹蒼譯
廣 隱

病中隨筆

巨淵

(一) 第一瞬

爲預防後來的危險，我終于移着這在健康裡的身體走進醫院了，換上病衣，病院裡的飯也吃起來，我自審察着，覺得我已成一個病人。在這病人堆裡，我的確已是一個病人了。

病院裡的第一個黃昏，是在冥想中及幾聲病友們唧啞的歌聲中過去。

想起來，今天是立漢死後的第二天，大家還冒着雨送他的葬。我就是在他歸來進醫院的。當時還笑告同鄉們在下次來送葬我。

又想起，是前年南歸後再度北上，在日陸輪中的事來。船才離汕頭兩點多鐘，就遭海盜的劫，當時同立漢輪是被稱爲帝國主義者的三個，這三個赤手空拳的帝國主義者，被一枝手鎗由甲板上趕進大艙下的。當時還曾笑談着帝國主義有這樣滑稽的下場。誰知在這兩年以後，立漢會死？世上已少了一個帝國主義者了，未知這兩個仍存着的，在什麼時候也受死的打倒？或者我這番爲預防後來病的暴發，倒會因割盲腸而死了也未定。則這帝國主義者又可少了一個。

猛然打進耳朵裏很凶勁的叱聲，把我從冥想中回過來。這才聽到「張嘴！……」擱在舌頭底下……閉嘴！」這是檢體溫的時候了。聽到這樣的叱聲，我很氣惱。沉下臉子，閉着眼睛忍受，誰叫你要來這裏？既經來，這種氣就得受。尤其是住三等病房的人，得特別受。

最使我失笑的是在那位我不知姓名——其實是不願意問——的看護說了那幾句話之後，臨走時，再加「你可別咬啊！」的一句，這因為溫度表還合在我嘴裏。當這幾個字衝進我的耳朵時，我真的失笑而張開眼睛了。我這時候覺得我已成了一個小孩了。

本來NURSE這個字，就有保姆的意義，現在成了真的了。想不到在長到二十歲以上的我，會在這裏再變成了小孩子一次！

(二)從苦痛中生出的同情

一天的傍晚，在我的病床邊，一位看護告訴另外的一位說：「病人真苦，整天的躺著，真難受！我是病過一次的，我才知道」。在這樣的幾句話中，我才悟出所以那位看護的一向溫存地對待病人，笑顏低語地慰安我這個病人的緣故。我深深地感謝她地厚意。我也生出一種很可笑的心想：願世上一些當看護的人們，每人都要大病過一次，而病是必病得很重（可是別死，死了要有誰來服事

病人)，這才不至那麼狠人對待病人，嚇叱着病人。

(三) 病院裡的黃昏

我是死過一次了。在兩天前，我確是死過一次。當迷藥蒙上我的鼻宮，不消一分鐘，我就不省人事了。我就如同實驗室裡的青蛙一般，受醫生的解剖。到我清醒時，我真的覺得曾經死過一次，而我也真的已成了一個病人。因為我的健康已在我不知中給毀壞了。

割病後的我，精神是分外地疲困，整天死躺着，任時光消逝。悶着時，閉起眼睛忍受。因為病院裡的規則，而兼隻身漂泊在這萬

里外的北國，家人的慰安，只能從冥想中得。除朋友們的探詢外，實在就只有病中聊慰岑寂的幾本書。而書又在割病後兩天才准看。

我每次病時，常常會想着，假如在家裡，或不是這樣的情形吧。親人是在困苦中才覺到有用，健康是在重病中才澈悟到牠的好處。

這又是在病院中使我煩悶的第二個黃昏。我也不自知道，究竟我為甚這樣易感傷。我躺着看窗外一陣一陣的霞光，而這易消逝的霞光，鈎引起我已壓在下意識裡的一些過往的事。

母親的曾幾次煩心我的病苦。從小到大，
使母親爲我多病而憔悴的。

戲劇與文藝 第一卷第五號

畢業論文序

可嘉的克來敦

看八月三日南國第二次公演以後

時代英雄

誰的力

戲劇消息

第一卷第六號，係藝術學院戲劇系天津公演專號，

內容十分豐富節目過多不及披露

北平文化學社出版
北平各書店均代售

熊佛西
余上沅
梁實秋
戴南冠
張繼純
劉江

最後的懺悔

田泉

在這倒數上去的數年中，簡直不是過人的日子，所以你每次來信訊我近狀，我都是含含糊糊的答覆你，使你一支半解，莫明真象！唉！向你，好友！我何曾不想一訴衷曲！只是每一提筆：手便顫抖得寫不出字來；腦子昏沈沈地，眼裡所見的盡是些五顏六色的花球；心理的舊傷痕又在要漸漸地破裂起來，所以還是不寫，不如找幾句不關痛癢的話兒來敷衍你，確是這次的寫信就不然了。心裡非常沉靜，有甚麼就覺得要寫什麼，這樣的變機就是因為從前我是一味的迷戀着以

往，回味着以往，把以往當作黃金。現在呢，我是在深深地呪詛着以往，悲悔着以往，把以往當作孽坑罪淵，好！我希望能將我的以往寫在這幾張箋上，好像在向你懺悔，雖說手不顫，頭不昏；總免不了心裡浮蕩着的餘哀。

六年前——也就是我入T校高小的那年——三姊剛從K地的R女校畢業，就被學校派往N埠的KA女中執教鞭，那時，我才十四歲，因為要比別人強的心太大，便只一心的埋頭讀書，所謂專心致志，不知鴻鵠之將

至，T校與R女校原是櫛比相連，免不了常常有些女生來來往往；男生也少不得搖頭啄舌，手舞足蹈。我却毫不介意。所以他們都說我是一「聖人」同時，大哥二哥都在T校中學部肄業，都快畢業了，見我這樣下死勁念書，自是歡喜，但又怕我弄出甚麼毛病來，不時的帶我出去遊散，糖餅果餌常常與我親近，真是愛護得無微不至，呵，這是我一段使我常常回憶的事吧。

因為在初小的時候，教書的是一位老學究，所以我們學會了什麼趙高指鹿爲馬，什麼岳飛盡忠報國的事，一到高小，就有些喜歡咬文嚼字，記得有一次寫信給我三姐，盡

是「十年窗下，一舉成名」之類的話，至今回想起來，真是好笑，三姐也長用了些話來誇獎我，鼓勵我。因此，我越發發奮了。大概是年假的時候，三姐由N埠回K地過年，便隱約聽見她向母親說的一切關於學校裏的事：「柳慧芳，女生，K州人，同我頂好了，我們總在一起，和姊妹一樣的不能分開。她很美，性情又柔順，書更讀得不差。有一回，我們在房裡，讀的讀書，做的做東西。校役送了一封信來。扯開，是大兄弟西服照片，她也看了，想說話又不說，大概是想問那是誰？又不便於出口，我告訴了她，她低下頭，仍做她的拖鞋，但臉是紅了，我開玩

笑地說我可以介紹她做朋友，她的臉更紅了，……」歇了一會，她接着說，「我看，媽，這件事很好，您看如何？」「我嗎？我沒有問題。」是母親的話，當時，爲了和自己無關係，並沒有把那放在心上；只是常常在大兄前「長嫂！長嫂！」的取笑。

年假過去了。三姐仍回她教書的地方，我們哥兒們也陸陸續續的進了T校，兩個月後，三姐來了一封使大兄快樂的信，有兩句說：「諸事已妥，她更默允，只候戒指相片之交換！」第五個月，却又接到三姐這樣的信：「東西只管辦好，但目下不要寄來，因爲暑假快了，我要同慧芳到她家過伏天呢，

那裏，我尙須得她父親的允許。」不久，暑假已到來，E地一帶却突起了戰雲，三姐又來了信：「不但不能到慧芳的家裏去；連慧芳自己也不能回去，我將帶她到家裏來，」三姐回家時，T校也放了假，年來苦讀的我，在高小一年級的七八十人中得了頭名，也攜着獎品高興的回家，挨次，大兄二兄也回來了，三姐對大兄說：「慧芳明天來，你上車站去接她。」

在校裏苦苦的攷了幾天書，加上歸家時疲如奔命的急迫，黃昏時，就睡下了，一直到第二日吃中飯的時候，分明是弟妹們的聲音：「還不起來！早飯吃過了，大哥的客也

接回了，快吃中飯呢。」「那個客？」我微
睜開了兩眼問，「是什麼柳吧！」於是「柳
」字在我耳邊噲噲地叫了，但我仍躺着，不
一刻，三姐進來，泣了我起來說：「午飯好
了！」起來，一切都弄好了，便到三姐那邊
去，先是在門口偷看着，不敢進去，因為裏
面有客，並且是女客！「進來！」三姐看見
了我，她喊了，「才來的遠客都不進來見見
！這像女兒一般的害羞！」我趑趑着走進去
。在玻璃窗下坐着的就是柳了，只一瞥的，
我又低了頭；不過，那黑鴉鴉的長髮結着根
的辮，那尋缺陷不着的，燦耀着童年光輝的
，銀盆也似的臉，那修長睫毛下天真的，富

於同情的，秋水一般的眼睛，那包定着美的
白齒的紅唇所表現的柔意的微笑在我的心中
起了一个不可磨滅的印象，我呆呆地低着頭
，沒有作聲。「慧芳，這也是我的弟弟，」
三姐的聲音使我們忸怩地點了頭，像出籠的
小鳥一般的溜出來，我這樣的想着：「長嫂
真美呵！打着燈籠也難找！……要是我能
同她弄熟了，就……」這是入于罪途的第一
步。

有一天，大哥三姐和慧芳在堂前談天，
我無聲息地立在樓上，只聽得大哥說：「他
每次作文，都眼紅耳熱，像臨攷似的，所以
書比別人讀的好，」我知道又在笑我，跑下

樓來，他們才不做聲了。我本有好些話要說的，無奈爲了慧芳在那裏，便像有了一塊大石頭塞在喉裏，一句也說不出了，於是又走了出去。

不兩天，三姐要我帶書上她們房裡去讀，我同慧芳就坐在一張山棹上，她總是羞怯，不肯抬起頭來，讀英文讀本，又怕我聽見；做算學演算，又怕我看見。却我厚着臉皮讀起 Bacon Reader 來，覺得不讀出聲，豈不是「才美不能外顯？」以後漸次的熟習起來，我們可以講話了；可是，真冤枉，她又病了，整天的在病榻上呻吟，展轉，三姐倒覺得沒有事！我却萬分沈慮，因想她違別父

母，遠處異鄉，就算是極人生之悲事！況且又加上病魔的糾纏？想去安慰她，却不好意思，只得按捺住這起伏的情緒，正想着，三姐喊我了，喊我同慧芳去買葡萄干，我買了，三姐又要我送去，輕着脚步走上樓，想着這個時候做一些事，博她的歡喜，誰知她一見我，便嬌羞地連忙將被蒙上頭，惟有失望的放下葡萄干，沒精打采的走下樓來，謝天，兩天後，她好了。

不論家中一切大小的事，她都幫着母親做，三姐背地裏囑咐我說，「以後不要喊柳小姐，只喊慧芳姐！」我心想：不如叫她大嫂的乾脆，何必這樣做作呢，弟妹們的口吻

變得很快，都喊着慧芳姐了，我自然也照樣在家，我原是用銃也打不動的懶蹄子：廚房裏油瓶倒了，看見都不扶起的；如今呢，見她凡事皆做，便不好意思操着手，每天總要自己做的事比的多，心裏才安，比方：她洗碗我便忙打水給她，她抹掉，我便掃地，這樣，更熟習了，母親有一回說：「好啦！這樣的做法，那裏有這多事！」天天耳鬚絲磨，自然比別人要親些。

這時，是住的自家的房子，在Y地的九華門外，房子是坐西朝東做的，臨北是一道城垣。每天夜飯畢，洗了澡，就三五人將家裏用的一副長梯搬來城外，爭先恐後的爬了

上去。下就是浩浩蕩蕩的長江，夕陽照着江心，作片片龍鱗，日落後，再看江北，却是一帶燈火樓臺，方知是掌燈時分，才回家歸寢。說不盡的良辰美景！但這地可却非常偏僻；離我們T校又遠，在在皆感覺不便。我們就立意在Y地甘霖湖邊租了一幢樓房，把家遷到那裏，不但離T校只一箭之地，並且靠近名勝地，自然另一番風味，附近，住着的是T校數學系教授汪先生，他的女兒在Y女校；大兒子一萍在T校，高我一班，小兒子金兒還只五六歲，不大懂事，這一下，青年的伴侶倒擴充得不少了。

搬來沒兩天，甚麼一萍弟菊隱姐都鬧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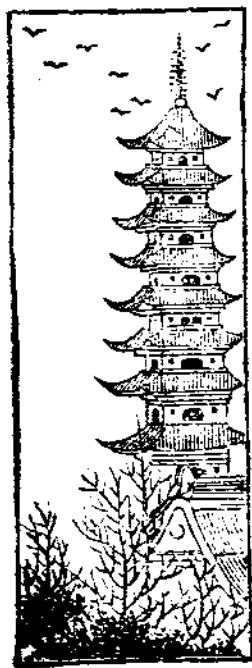
了，汪先生是個釣魚的內行，家裏的魚竿長的短的倒有十幾根，門角裏擺的蚯蚓，蠅，一類的魚食兒，倒像是不脫的家常便菜！——萍弟亦有其父之風：有事也是釣魚，無事自然是釣魚，出去一遭兒，從不空手回的，所以竟沒見他家拿出現錢來買魚吃，慢慢，連我家裡也吃起不化錢的魚來。他們一出去釣魚，我却在家裏悶得慌，近來慧芳姐倒和菊隱姐好得如膠似漆，除吃飯而外，便不會下過樓來，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却是心裡委實有些不自在，却又想不出甚麼主意，恰巧，母親說：「飯快好了，請慧芳姐下來吃飯！」這便得了主意，走向樓梯旁喊聲「

柳小姐請下樓用飯」半響不聽答應，待再叫只聽見她細細的對菊隱姐道，「又不知是甚麼冒撞了他？這樣的來奚落人！」菊隱答道「莫動，等今晚乘涼時來套套他，」不一會聽見她的腳步聲，才躲過一邊，等她下樓後，便裝出無事的樣子，到堂前吃飯，暗暗地偷視了她一眼，她見臉上呈着一種不安之狀，心中又有些後悔，只等着晚上到來，看菊隱用甚麼法子來套我，看看已是黃昏，還沒有動靜，心裏萬分招急，又聽見樓上走廊上在搬涼牀，像是都洗完了澡出廊上乘涼的模樣，正在納悶，忽聽見背後一個人道，呵，「你一人又在這裡做甚麼？菊隱姐叫我來請

你上樓去乘涼呢：還不出去！這房裡怪熱的，」回頭看時，乃是小妹，心裏又有些躊躇，這倒是去不去呢？去又怪不好意思的，不去又有些情不可却，想想還是不去，不一會一萍弟又跑下來向我攬撥着，樓上的風兒多涼！樓上的月兒多美！不去真是錯過了！話未說完，便不問三七二十一的我拉了上去，果真是風月怡人，一萍便拉我在左邊一個涼牀坐下，笑着向他姐姐說，「還是我的面子大，一請就來了！」菊隱也笑道，「別在這裏要面子吧！拉出一身汗還說不費力！」慧芳接着向我說道：「樓上又沒有吃人的老虎，你怎麼怕上樓來？」我忙答道，「不是

這麼說，樓下的風兒也不差，何苦又來打擾你們！」慧芳道，「知道你現在的鴛子大了，也不把我們放在眼裏。」當時在月下看見她，臉如中秋月！鮮如雨後花！身着輕紗，臨風招展，說話時，目似怒而非怒，口似嗔而非嗔，全身表現着整個的處女美，竟把惱他的心思，早置之九霄雲外，復談了一頓天，時已不早，便各自就寢去了：

（未完）



愛情的邏輯

夏丙吉

——贈北洋畫報駐日某記者——

當初次愛苗在你的心上開了花。

一個流滿月華的幽徑你找到她。

多瀟灑她的臉。

多殷勤她的眼——

那桃色的酒窩閃出了醉人的微笑。

誰知這是羞澀還是她逗人的妙。

可不覺這時光牠怎樣的朝前跑。

只看見她身上加添你的珠和寶。

到這春天飛了，

到這紅葉落了——

那魔鬼在她身後一勁兒的纏眉頭，

眉頭再不會蘊藏着處女之溫柔。

有一天被她發覺了金錢的秘密，

她閃轉身腰如落花樣把你遺棄。

看她拉着他手，

他們並肩兒走——

你若說這人間從來就沒有過失戀，

那爲什麼她見了個你時單討厭？

沒見這時光牠一勁兒的催人老？

青春就不會老？

你還直說什麼天涯何處無芳草。

要是這們一天你的髮白身軀倒，

嫩草會變枯草。

喂！我看你丟失 前程夠怎麼了。

丙吉於國都

編輯先生：

聽說母校月刊比別校的月刊不同點，是也接收外稿；因此我這小舊生見到有縫可攢，便這樣冒昧的將此稿投入。

在夏天，有文藝專號的若愚先生來我家裏坐，我正在爲新月寫一篇「秋天的夢」，她以爲是作詩，就問是不是，有人答是寫文章，於是我們談到「詩」，她說她不會作詩，（我也不會的）。而今我連文章都不作了，偶爾想到若愚先生說到「詩」上，我覺得即然「詩」是有「會」及「不會」的分別，這怪東西有空倒不妨試試看。於是今天就試作了一首，不知若愚先生看了，要說是詩不？

夏丙吉謹上

丙吉先生是很會寫散文和小說的，看過紅黑和新月的人都知道。他在這裏說：詩，我

不會的，倒不妨試試看。讀者不要懷疑他這首詩是試作的，的確，他作詩不自今日始。我分明還記得去年新晨報副刊上還有他寄鍾辛茹君的詩。這詩和小說——初愛的真，也就是寄給他小哥哥鍾辛茹君的。至於這詩的好壞，全在讀者自己去咀嚼。 編者贅尾

未來的人將來可以達到的自治底限度，或他將來能把他底技術可以弄到怎樣高度，是難以預測的。社會的建設和心理兼物理的自我教育，將要變成同一歷程底兩面。一切藝術——文學，戲劇，繪畫，音樂和雕刻，都將給這歷程以美麗的形式。

——人的再造

浣溪沙

一種燈火夢裡身，燕釵無處覓啼痕，可憐蛛網半承塵。
猶記當時為舊約，每思中夜喚秋墳，青燐長照不眠人。

登華

前調

薄霧輕寒冷落槐。風喧朝市動黃埃，車身搖夢過長街，
大道鋪雲連樹卷，雄關映日依山開，青蒼一片出城來。

駢

鷓鴣天

（立冬日羅荊鑄許駢若胡仁齋諸子翺共飲叙，座間每覺愀然。歸後漫自思量，忽有所悔。）

登華

淺醉連宵賸管弦，寒猶未試吳棉。千尋潭水尊中淚，萬里關山雲外煙。風漠漠，意惓惓，半窗黃葉入經年。新來不覺單思苦，愛向靈泉洗翠鈿。

中秋憶舊

夢玉

一樣團圓的明月，

却值我斷腸時節；

簾聲飲泣，

染成了滿杭的淚迹；

有生以來積鬱着的沉悶，

遠別前儘量地在慈懷中發洩。

淚珠顆顆，

滿含着別恨與幽訴。

至愛者我的慈母哪！

您會強支着悲哀說：「學成後歸來歡樂更多

！」

由微弱的啼聲，

漸漸的睡意沉沉；

反身時手上忽一冷，

原來是您也淚痕滿枕。

離恨中的我因此又驚醒。

您假裝着已熟睡的呼聲。

又因為我再睡不着而失望，

奮勉我說：「凡事都要氣壯！」

題日記

歎君

快將兩月不寫日記；

不可思議；

生活仍是苦悶，

誰能斷定中途之遭際？

心情依然孤寂。

雖說不任命運之驅役，

過去盡是罪惡之痕跡——

但倔強又有何濟？

不堪回憶。

祇願今後振起精神，

今後我將重新奮起，

一步步快慰地向前行去；

向前努力！

讓光耀滿了一頁頁的日記！

但人生之轉變，

一九二九，十，二十九。

黃昏的道路上

夢 夢

疏林中：

抱臂而行；

落霞隱現：

道旁垂柳，

深紫的行雲，

也似怯不勝涼；

重壓樹梢。

淒厲的鳴鴉，

把人心兒叫碎！

曖昧黃昏裏，

緩步在灰色途中；

荒毀了的圓明園，

凝視着西山將渺的落霞，

滿長了蘆荻蛛絲。

凝思着南陵愁恨的良友。

么喝的號令和着角聲，

模糊了的黃昏，

昏暗裏：

還清晰可聽。

道旁幽麗的水聲，

汨汨地送了我的心兒南去。

您可在昏霧的暮色裡，

接受了我委曲而破碎的心？

天上滿佈着羣星，

星光隨心靈顫動。

你聖潔的光輝呀昭示人世，

我心靈的隱痛誰予同形？

這詩在這期所選的各詩中，也是最滿意的一首。看罷！「毀滅了的圓明園」一段，語句是何等的清麗，描寫又是何等的淡美。這是要在這裡感謝作者的賜與底。不過還要在這裡道歉的，就是把這詩的最後一段，肆意刪改。其所能「肆意」，編者因為根據投稿規則第六條，自以為無罪，故不先得作者贊同也。

編者識

我的安慰

落 漠

遍胸填滿着不可名狀的鬱悶，

兩行熱烈的眼淚，

更是不自禁而洒流；

這洒流的眼淚委，

正是我唯一的安慰！

正是我唯一的安慰！

我不願那萬惡的金錢，

充滿我的衣袋——

而少却我洒流的眼淚；

這洒流的眼淚，

正是我唯一的安慰！

我不願那漂亮情郎，

撫摸我的胸膛——

而揩乾我洒流的眼淚；

這洒流的眼淚，

暮遊宛平

廖翰翔

散亂的人影；

在道上，

在草原，

在山崗。

那——

是我們

徘徊；

徜徉。

*

*

*

永定河畔；

蘆溝橋上，

沒有牛，

也沒有羊；

祇是——

黃沙一片，

炊烟翱翔。

*

*

*

步漫城牆。

看夕陽——

夕陽里：

暗淡，

淒涼；

*

縱目一瞥，

滿城地：

瓦礫；

殘樑。

爲着

變亂；

飢荒，

家家流淚！

一片瘡痍景象！

一九二九，八，二十。

于宛平廟王廟。

文藝之林，是我陌生之塗。戴南冠君索稿于余，幾無半字落紙，是故鈔舊詩以應，尙不知以爲笑柄不？

翰翔鈔後附記。

心訴

忠惠

我何曾脫離了沉醉地迷夢，
一切總在這夢裡消融。
雖是禁不起內心裂痕，
我却不願捨去這悲慘的長夢！

失望的利劍猛刺我弱柔的心靈，
汨汨地鮮血，渲染不了人世的同情。
盼甚麼撫慰與溫存？
如爐內之火自燃又自燼！

——圖書館之夜。

文學家時時要理想革命，時時和現實衝突，所以革命之前，革命之後，都不能舒服。

——魯迅：文藝與政治歧途

高蹈派的詩人，以為他們的詩詞「給沒有生活的人以理想的生活」(Donner la vie deale a celui qui no pas la vie realk 這句話道破了「為藝術而藝」的藝術術家的心理。

編後

編者

凡是一個刊物，似乎就要有卷頭語或編後談，來說明這刊物的旨趣。但我們的月刊——尤其屬於學校性質的，是不能站在某種立場上，標榜一種主張或興趣。明白點說：這屬於大眾的刊物，是包羅萬象，凡一個 *university* 所有各科的產品——譯著，都一律歡迎，而不根據某一個人的嗜好，偏於片面的發展。同時又要顧全各個人的興味，讓他們也來湊湊熱鬧的緣故，由是排斥在現代一般刊物之外的詞與舊詩，我們也不防闢給一點園地。既然我們還須顧到各個人的興味，那末這刊物當然無法如沙裡揀金，純然燦爛，（時下刊物也并不健全）然而我們總努力讓牠不致怎樣底失去健康與尊嚴，而使一般讀者十分失望，是一定。末了，我們在義不容辭中，來負這純粹犧牲的責任，是爲着校訓「服務」的遵守，不過我們欠才能，是事實。那末我們歡迎指導與批評，無疑義，是極端誠懇的。

月刊部啟事一

本部議決本學期共出月刊三期。其緣因：1. 本部成立過晚，時間不夠支配，2. 本部增加經費案，現尚無確實把握。教員同學迫於時間，艱於選稿。

啟事二

本刊因贈閱公共機關，已超過三百餘份，凡畢業同學欲閱者，請定購。

啟事三

本刊銷行中外，廣告效力極大，從本期起，將廣告價格銳減，藉表酬答登廣告諸君。

月刊部職員

部長
副部長
部員

戴南冠	陸慶	趙全澄	蒲耀瓊	田聰	謝為杰	吳其玉	麥倩曾	卿汝楫	嚴菊生	劉長林	馬仰曹	胡慶育	林啟武	張瓊霞	蘇汝梅	張慧筠	孫增敏	陳雲章	狄潤君	
鄭漆	關瑞梧	夏雲	林培志	賈希彥	方一志	陳作傑	連士升	李振東	沈揚	翁初白	楊續	鄭林莊	侯樹彤	趙羅蕤	曾遠	楊繼端	王鎮中	馬彩		
羅裕鼎	費致俊	梁議生	王成瑚	譚級就	王忠惠	梁治耀	韓叔信	趙澄	譚超英	方東	周叔昭	李滿桂	薛正	胡夢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月刊部投稿規則

凡關於政治、社會、經濟、科學、文學以及其
他各方面之研究、討論、介紹、批評、創作，其
翻譯、文體、不拘文、白話，均請分段，加新式
標點，於必要時並請逐節逐段加小標題，以醒
眉目。如係翻譯，請將原文附來；如有未更，亦
請將原題、原著、人姓名及原著名稱、卷數，用
洋文詳細開列，以便對照。
稿務用毛筆或鋼筆書寫，紙張最好用方格
紙，如用洋紙亦請每頁只寫一面，插圖更祈另
紙繪就，以便製版發印。
本部備有稿紙，凡需要者，請來函索取。
本部對於來稿，須先聲明，以增刪，或附以按語；其
不願者，須預先聲明，以便發刊。一冊或數冊。
來稿之未用者，即經發表者，本部當代為保存，留
待下期之用；但經發表者，亦得先行寄還。
來稿請註明真姓名及詳細住址，以便通信；至
於發表時用何名號，悉聽作者之便。
來稿限校內師友，但與本校有關係者，得酌
登之。

出版委員會職員

主席	副主席	文書	週刊部	月刊部	年刊部	總務部	經理部
胡慶育	關瑞梧	蒲耀瓊	趙恩源	周天沂	戴南冠	陸慶	翁初白
關瑞梧	蒲耀瓊	趙恩源	周天沂	戴南冠	陸慶	翁初白	關瑞梧
蒲耀瓊	趙恩源	周天沂	戴南冠	陸慶	翁初白	關瑞梧	蒲耀瓊
趙恩源	周天沂	戴南冠	陸慶	翁初白	關瑞梧	蒲耀瓊	胡慶育
周天沂	戴南冠	陸慶	翁初白	關瑞梧	蒲耀瓊	胡慶育	楊續
戴南冠	陸慶	翁初白	關瑞梧	蒲耀瓊	胡慶育	楊續	于兆敏

燕大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月刊部細則

- 第一條 本部定名為私立燕大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月刊部
- 第二條 本部設正副部長各一人由出版委員會提名經全體會員選舉之
- 第三條 本部部員由正副部長聘請之協同編輯稿件
- 第四條 本刊除暑假停刊三期寒假停刊一期外每月出版一次全年共出八期但於必要時得出合刊特刊或增刊
- 第五條 本刊每期定為八十面至一百二十面特刊或合刊定為一百五十面至二百面但於必要時得增減之增刊面數臨時酌定
- 第六條 本刊文稿之徵集與修改由各股編輯員分別負責各股範圍以外之文稿由正副主任臨時特約專員編輯之
- 第七條 本刊每月十五日集稿二十日付印三十日出版但於必要時得變通之付印以前得開編聯會議討論該期之內容與形式
- 第八條 文稿校對由各股編輯員斟酌辦理之
- 第九條 投稿揭載後酌贈本刊
- 第十條 本細則有未盡事項得由本部提交出版委員會修改之

此像係陶元慶先生鉛筆畫



現藏未名社李霖野先生處

周樹人浙江紹興府人，生於一八八一年。十三歲時遭家庭之變，窮甚。十八歲進礦務學校，學校解散後，遂至日本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兩年乃棄學藉之東京，與友人提倡新文藝。以改創中國人思想，失敗。後想至德求學未成。遂回國。時年二十九歲。任杭州兩級師範教員，翌年任紹興中學教務長。復任師範學校校長置辛亥革命，蔡元培召至京為教育部簽事，迨章士釗長教時，因故革其職。五四後，歷任北大師大女師大國文講師。民十五，至廈門，復至廣州。十七年至上海。聞現有許景宋女士住居滬，想不至十分孤寂也。

一九一八年，因錢玄同先生勸告，始創作。刊之《新青年》。時始用「魯迅」筆名。他之創作背景，因希望而至失望，因失望而至孤僻，因孤僻而至寂寞，因寂寞而至回憶，因回憶而至創作。故其作風由理智加以憎惡，結果成為冷嘲。冷嘲加放大加專寫人生壞的方面，結果成古典的寫實派。（一九二二，三月十九，晨副，周作人評）其譯著甚多，自去年來，因避人攻擊（今表在燕大講演）專從事於繙譯，故最近與朝花社同人努力於介紹世界文學云。

其批評：有方璧魯迅論（小說月報）及林語堂魯迅論（北新）臺靜農所編之關於魯迅及其著作，亦可供其參攷也。

睿湖第二期徵稿啟事

本校國文學會出版之睿湖，為

本校唯一之文藝刊物，其內容之充

實，國內文藝界早有定評。茲者第

二期擬於寒假前出版。本校師友，

凡有稿件，無論其為創作，繙譯，

論著，小品，一例歡迎。選登者，

酌贈薄酬。十二月半，停止收稿。

稿寄本校四樓田聰

燕大月刊第五卷第一二期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

北平海甸燕京大學

學生自治會

出版委員會月刊部發行

廣告價目			定價			
特	等	普	通	每月一冊	半年四冊	全年八冊
全面三十元	四分之三面十元	全面二十元	四分之三面八元	實價大洋二角五分	實價大洋一元	實價大洋二元
半年十五元	四分之一面五元	半年十元	四分之一面四元	定購全年者附贈本刊特刊或紀念刊		
			國內日本寄費在內歐美另加郵費 <small>半年二角 全年四角</small>			